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發行

德蘇戰之展望

顧

宣傳戰與政府之代言

伊之

什麼是心理衛生學

緒生譯

未完了的舞蹈

陳礪譯

談英雄主義

張磊

見了乞討者逃開以後應當怎樣

古今

星期六夜寂寞

列莊

南國的玫瑰

傅秦

桃色的債(真實偵探故事)

作華譯

罪人(中篇連環)

威孚

在新戰法下德國之無敵勝利，勢所必至；
第二戰線漂渺，蘇聯之必死抗戰，理有當然。

德蘇戰之展望

邊

六月二十八日再開之德軍第二次攻勢，出乎一般意思之外，到處攻破紅軍，乘勝之德軍，現在，於東方，已臨頓河河畔，於南方，更達達於高加索北麓，對此敵抗之紅軍，遂陷於最大之危機中。

在去年第一次攻勢中之紅軍，為德軍準備，約達一千基羅前線，然以嚴冬之蒞臨，遂得頑守莫斯科，而德軍為整理戰線，又不得已而有若干之後退，故又得以發揮其異常之底力與其彈性，然此次開戰，最初，僅兩週間，為防守德軍所建之堅固陣地，悉被蹂躪，終被迫至最後抵抗頓河河岸。此雖由於德軍戰術之巧妙，然其最大原因，還是德軍有着優勢的空军與機械化部隊。

紅軍對於德軍得意的電擊戰之唯一的戰法，是編成裝備近代的精銳強大之全作戰的總預備軍，對猛烈深入於蘇軍陣地之德軍機械化軍隊的舌狀戰線之先頭，由左右兩側，取以包圍的大攻勢，而企圖使其粉碎。

照此對德軍要之戰法，在有着無盡窮之兵員，與優勢的空军及豐富的機械化軍隊之紅軍，是容易期待的。因而當紅軍首腦部，看到德軍在波蘭及北法之驚異的電擊戰法時，並沒有如何奇異，他們以為如果以紅軍之裝備與戰法，很易於以擊退德軍之如斯新戰法，至比荷英法等聯合軍之被擊粉碎，不過是由於國內情勢薄弱而已。然而出其意外的，去年六月下旬，德蘇兩軍實行接觸時，紅軍希望的觀測，一朝而消滅，所得到的，確是空前的敗北。

然由此戰鬥，所映入於蘇聯最高統帥之眼中的，乃是德軍的電擊的威力，固極可惡，然對受到相當以上之損害，而且有着莫大消耗之德軍，今年是否仍如去年開始時所發揮之衝破力，仍在懷疑。因而想到，如能制其先機，出一攻勢壯擊。作一次乾坤一擲之決戰，則可使其空军與機械化軍隊，陷於窮乏境地，所以計劃着一受到德軍之攻擊，即誘敵入其半年來所構築之堅壁中，然後再對此加以大的打擊。總之，即係採取企圖逆襲之防禦政策。

斯達林看到，德軍攻擊之正面不是莫斯科，乃是達斯科南方之頓河河

畔，開戰以來，即派馳名於紅軍內之奇毛西哥將軍之精銳大軍，於此守備，一心的靜待戰機之到來。

於如此紅軍之德軍的計劃——如實行向莫斯科方向的攻戰兩路要衝之攻擊，則由去年實際經驗，勢必遇到相當堅固之構築，如再行遷延時日，則德軍大雪崩來，又將陷於中途停止之不利地位，反之，如向南方正面。頓河河畔方面攻擊，固然不能如攻下莫斯科，所與紅軍及蘇聯民衆的打擊，然其平坦的草原的地形，極適於蹂躪力熾烈之機械化軍隊的使用，隨時隨地，可以捕捉殲滅敵人。假如如此際紅軍頑強抵抗時，更可獲此機會，與紅軍以不能再起之重大打擊。而且如果紅軍，做效拿破崙戰爭時代之退避戰略，出以向東方南方避開銳鋒之作戰時，則自己已得到頓河河畔之工業地帶及豐沃的農業地域，也就是奪取了培養紅軍戰爭能力之資源地，如是則對於蘇聯長期抗戰根源，與以當頭棒喝。總之，即係殲滅戰略與導敵之戰爭能力的培養資源涸竭之困難戰略是也。況且對此南方作戰之繼續，可免於為俄羅斯特有寒氣所困之苦，能够實行其得意的怒濤之連續作戰。所以，在已看出不能以短日月打倒蘇聯，步入長期戰之德軍來說，此種戰略，可以說是當然的。

二

德蘇雙方胸中戰略之構想，大體如是，至其各自所持之兵力，究竟怎樣呢？

蘇聯紅軍總動員兵力，外人固不得深知，不過，前次大戰，帝政時代是總人口之百分之二〇，五——一千九百萬。而此次大戰與前次大戰情形不同的，是在軍備生產方面，還需要幾百萬之大多數人口，故其總兵力，當在一千五百萬左右，或者也許比這個數目還要少。而此中，已於去年的戰爭，喪失了五百萬，所餘者，當不過一千萬。關於此一千萬之配備，雖仍不得窺知，然以合理的推測，當以七百萬配備於第一線，三百萬作為作戰的總預備軍。

如是看來，七百萬兵員，分散在北由列寧格勒南至羅斯托夫附近之約二千基羅之廣大的正面上，一基羅三千五百人，四基羅是一萬四千人，以

(3)

此數目，確難以形成穩定之防禦正面，固當，由於地形之難易及要衝之如何，可酌量安排其適宜兵力，然從大局來看紅軍，再論其如何呼號者無盡藏，立於守勢之強，決不能說有者強現的屬性。

對此之德軍兵力：據德國官方發表，德蘇戰爭一年的損失，戰死與行踪不明者，合計為三十三萬六千名。如此數確實時，較諸於紅軍所損失者，誠微乎其微。對此也有許多揣摩應測者，不過據上大戰，德軍戰死者，一百七十萬，被捕者七十五萬，反之，敵人死亡數目為三百二十萬，捕虜一百九十萬，顯示出戰死者約二倍，捕虜約二倍半的比率。因為此次德軍所發表之數字，不能說不足憑信。至其當時動員兵力，德國——一千三百二十五萬，奧地利，匈牙利——九百萬，合計為二千二百二十五萬。此次德蘇戰，儘管除去匈牙利，也可以動員及準備同等之一千五百萬。況以隨有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匈牙利等軍家觀之，進尚須配備於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英法海峽沿岸，北非利比亞等地數十個部團，然其是有可以制壓紅軍之兵力一事，當係事實。

所以於蜿蜒二千基羅之正面，構成了堅固之陣地線的德軍，為了節約兵力，當然要向主要方面集中絕對優勢之兵力。並不是數額之優勢，空軍與機械化軍隊之優勢，斷非蘇聯所可比擬。在此種情勢下，蘇聯除待攻擊外，別無他策。

三

一戰情勢已如是，而積有去年半年以上之與紅軍爭戰的經驗之德軍，在對蘇戰略上，遂採取了新的方針。去年是在廣大正面上，做全面的攻勢，反之，今春時，必要以另外的戰線，只做向紅軍攻勢之準備，在主要正面上，即集中絕對壓倒之兵力，施以猛擊。開戰劈頭對赤半島之攻勢及塞弗斯托波爾要塞攻勢等，即係一大證明。

德軍之攻勢與破壞力，究究如何，由僅以二十五日使誇稱世界之堅壁，並守以十餘萬之重兵的塞弗斯托波爾陷落一事觀之，可知更確矣。

刺赤及塞弗斯托波爾之攻擊，係剪除後項之患的作戰，而後再向主要決戰方面，使用多數兵力，這是此次作戰，德軍的密法。不過紅軍奮勇西哥將軍，也很快的，看到了戰機之到來，立即對哈克佛夫之德軍，取包圍之攻勢，一時頗順利，惜於實力之前，竟難如願，終未能逃出敗戰。

發揮如是戰力之德軍，不只於對戰勢有利，其於全軍士氣，也有著莫大之鼓舞。

現在來看德軍之作戰戰略——1. 羅斯托夫要塞，不作正面之攻擊，牽動敵之背後，由自然戰勢，求其陷落，2. 將在丹尼茲下流與頓流下流之大彎曲部之間所展開之草原上的奇毛西哥將軍之兩說，借此兩河之障礙，限定於一定地域內，在西面紅軍的背後，由北向南攻，與由正面之攻擊軍相

互應挾擊，與以包圍殲滅。3. 因紅軍有逆襲之可能，牽制其全作戰之總預備軍，停於北方一事，遂感必要，故此攻勢，德軍特意攻擊在莫斯科與羅斯托夫之中間的戰線上之要衝——倭羅尼方面。4. 如是：從哈克佛夫及其北之古爾斯克之中間，大楔狀突破之攻勢成功後，作九十度的旋轉，向斯達林格勒與羅斯托夫之中間地區攻擊。換言之，德軍此次之戰略，是將大集團之近代化的精銳之軍隊，衝擊莫斯科與羅斯托夫之中間，而後一轉，向頓河下流取奇毛西哥軍之背後，可以說是大規模的壯烈之迂回的包圍作戰。德軍此舉，固然是可以得到幾多重要之戰爭資源，然其大原則，仍在使紅軍疲於應戰。

在此原則下之哈克佛夫門後的德軍，遠更以大兵力，集結於哈克佛夫其北方約二百基羅的古爾斯克之間，對此，蘇聯亦於此集結有力之總預備軍，企圖以逆襲，對德軍之攻勢，與以挫折。然以德軍之兵力與銳鋒以及新戰法，其結果仍未免於淪陷。

故此德軍攻勢中，突破了紅軍幾重障地線，自六月二十八日攻勢開始以來，僅十日間，頓河東岸要衝倭羅尼，即歸於德軍，更渡頓河奔向莫斯科與斯達林格勒之中間地帶。

為此德軍與戰略的方法所困之紅軍，認為德軍大攻勢之重點，正在倭羅尼，故在此方面，集結多數之兵力，重復逆襲，想與去年羅斯托夫同樣，二次奪回，使德軍攻勢之輾轉頓挫，然倭羅尼守備之德軍，雖因一設地形之關係，不易於防守，然德軍頑強不動，對欲取此地之紅軍，依然得

以牽制。而德軍更取到倭羅尼約一百五十基羅之總修。並繼續南下，終使紅軍頑強抵抗之保克查爾陷落。

如志之德軍，恰有如蠶虫之吞其大地，較諸於第一次攻勢，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剛破之斯達林，遂亦認為敢行抗戰，其結果徒為犧牲，故以保克查爾陷落為一轉機，對全軍發出退却命令，採取了退避戰

四

此次德軍攻勢之戰略特徵，即係看到紅軍有逆襲可能的地方，將廣在逆襲方面中間之戰線與道路，即與以徹底粉碎，即斷紅軍之縱方向與廣方向的連絡，故紅軍雖於一地方集中大兵，然一遇德軍空軍之襲擊，即陷於敵地狀態，遂不得發揮集中之兵力。故德軍所過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七月十日，以攻下羅瑟及保克查爾之主力軍，進而蹂躪了頓河及丹尼茲河之中間地區，七月二十四、五日，其中之一軍，更殺到斯達林格勒與羅斯多夫之中間的西羅斯加。

於是倭羅尼為後盾，由哈克佛夫，古爾斯克之中間，完成半月形之旋

下 接 第八頁



國際之宣傳戰

與政府之代言人

伊之

最近數年以來，由於國際情勢之瞬息萬變，輿論趨離，報紙與宣傳事業相輔相依，形同合一。因此，各國政府皆有「代言人」之設置，藉以宣佈重要新聞，闡明政府之某種措施與行動，而為政府與駐外新聞通訊員間之媒介。在戰爭期中，新聞之解釋與答辯至關重要，無與政府對外政策之工具，協助政府完成軍事或政治上之計劃。故具有最高發言權之代言人，亦一躍而為國際政治中之主要角色。本文對代言之地位，職務，以及性質作簡明之介紹，並略述國際著名之代言人。文筆輕靈，頗饒興味。

在國際政治上佔着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採取「新聞會議制」，有代言人為其發表談話。代言人在政治上具有相當重要性，為本國政府所倚賴，由政府賦與某種權力，深得國內人的擁戴。他不僅是本國政府與國外新聞界的居間人，並且在許多情形之下，他是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工具，或是一個國家對外作政治上的進攻和防守的利器。一個優秀的代言人，對各種問題都能代表政府發表談話；他無異於政府對外政策的代表，同時，國外新聞記者也得到他的協助。最近數年以來，所謂政府代名人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新聞政策中最重要的人員了。

政府的「代言人」並不是一個職業的名詞，代名人的職務是在某時期內由政府賦與發表政治見解的權力，與政府各部合作，以巧辯之言詞對外作宣傳戰。所以他實居於政府中最高以至最低的一切位置。但是代名人的職務，在各國中的地位有輕重之別。有些國家——例如英國，代名人的位置並不十分重要，但其他國家每一次舉行新聞會議時，消息立即傳遍世界，因為代名人的地位及各該國的新聞政策都異常重要。最重視新聞會議者即為羅斯福總統，他甚至自兼新聞會議的代言人。

現在，我們談談國際中最著名的幾位代名人。第一，代表德國政府說話的是斯米德博士，他生於德國中部的農村大裏。在中學讀書時，就加入國社黨積極活動。大學時代，一意於心理學之研究，當時即為國社黨中著名的演說家。他的年齡剛剛過三十歲，在各國政府代名人中，以他的年齡為最輕。他所以能够成名的原因是出言直率，批評鋒利，措詞機警，對敵方之宣傳與以巧妙的反擊。他對於新聞事業雖有短促的經驗，却是第一流的新聞人才。他具有外交家的辭才，尖銳的判斷力，同時，更了解國外通訊員在搜集新聞材料時的困難與需要。他在德國外交部或總統府舉行新聞會議時，駐德國外國通訊員從無一人缺席。

會場的空氣是很緊張的。各國通訊員對斯米德博士的談話都感到很大的興趣，而這位代名人也與嚴肅的答覆一切問題，從不倦怠。因為他深知一個駐外通訊員的任務，所以發表的談話皆以重要問題為主，例如政治及軍事方面的行動和解釋，列入新聞會議中第一項談話。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德國宣佈佔挪威；五月十日德軍開始進入荷蘭，比利時，法國；以及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宣佈德軍進攻南斯拉夫和希臘的當時，會議席上空氣之緊張為任何一國的新聞會議所罕見。

在這種情形下，駐德通訊員以其所得之消息迅速電知本國，至於某項新聞之批評與解釋則為斯米德與通訊員相互討論時最精彩之一部。駐外通訊員在德國外交部得來消息以後，即以電話通知其柏林辦事處，囑於半小時內將消息拍至本國。一切軍事及政治上的重要消息都是在忙迫的情形下傳播於全世界的。

當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定後之數月內，美國報紙的衝動及羅斯福總統對三國同盟的敵愾為德國政府及日義政府所漠視，置之不顧。駐外各國通訊員即以美國之衝動及敵愾之反響為問題，詢諸德國政府對美國之敵愾持着何種態度。有從問題之正面提出問題者，亦有迂迴婉轉而從問題之側面誘使代名人發表談話者。總之，世界各國對於德國政府之態度無不十分重視與關懷。此時，代名人於回答問題時，即須充分發揮其辭才與技巧。每當美國駐德通訊員接連不斷的提出問題以後，代名人斯米德亦滔滔不斷的逐一回答。又例如美國上院議員白培爾在日美進行會議時，曾謂：「日美如發生戰爭，東京必於九日內被空襲時化為灰燼，而日本之艦隊必於九日內被迫投降。」斯米德德稱妄言為「此係美國之美夢——荒誕不着邊際。」

由於代名人之辭才及其他政府人員和專門機關負責對駐外通訊員發表談話或消息，德政府雖在戰時，但對駐外通訊員拍往本國之電報或電話談話一律不加檢查。惟美國駐德通訊員因受本國

報社指其探詢某種消息，或刺探代官人正式談話以外之消息，其拍往本國之新聞電報，不免受種種阻撓與困難。但是從大體上說來，德國政府當局與駐德通訊員雖在戰時猶能相互合作，雙方關係頗為圓滿。

在過去十年內國際政治上的巨大的變動，已使柏林成為國際通訊員訪探消息的最理想的或市。駐在柏林的國外通訊員可以時常向其本國報告政治上的發展，而各國報紙關於此項消息時常發出與事實乖謬的解釋。

德蘇兩國未宣戰以前，駐美德國通訊員即已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每當華盛頓舉行新聞會議時，對於德國通訊員之參加會議者，並不表示歡迎。其後，華盛頓方面竟公然拒絕德國通訊員參加新聞會議。德國政府被迫而採取報復行為，而於柏林新聞會議席上，對美國駐德通訊員宣稱，因美國政府拒絕德國通訊員參與新聞會議，故德政府亦將採取同樣措施。德政府之代官人斯祇米德博士對美國通訊員發出此種談話以後，與駐德之美國通訊員一一握手，以表示歉意。

國際通訊員的食糧就是國際間發生的重大事件，至少說，國際間的重大事件猶如通訊員的牛油和果醬。每當重大事件發生時，複寫紙或鉛印的新聞，解釋，或政府的公告即由斯祇米德的辦公室發給各國駐柏林的通訊員。遇有更重大的變動發生時，即由代官人召集特別新聞會議，以解釋震撼全世界的政治的或軍事的行動。駐在柏林的國外通訊員，有時在深夜的時間被召集到新聞會議席上。每一個國外通訊員的辦公室裏都裝置一架電話，隨時可與斯祇米德博士互通消息。在深夜睡眠時間內，如通訊員不接電話，即由德政府新聞部用電話命令警察局長喚醒該通訊員。如通訊員無自用汽車，警局則以公用汽車送他到外交部。所以每個駐外通訊員都能按時出席新聞會議。

德外交部見李賓特羅甫及宣傳部長戈貝爾有

時亦出席新聞會議。當德軍開始某種行動或對某國宣戰時，召集新聞會議之時間與德軍開始行動之時間完全相同。由於斯祇米德博士之援助，國外通訊員可至戰線上觀察。此種便利為各國通訊員所稱羨，駐在柏林的國外通訊員，幾乎皆到過波蘭，荷蘭，比利時，法國，南斯拉夫，希臘，以至於蘇俄。每當通訊員隨從德軍觀察時，常因近處發生戰事而不得不停止觀察。

一次，在國際代官人中，羅斯福總統也是著名的一個。他幾乎每天在書室中舉行一次新聞會議。駐在華盛頓的國外通訊員都認為第一次與羅斯福的會見是他們最寶貴的經驗。以一國元首而兼任代官人，在國際中尚屬初見。

代表美國政府代官人的羅斯福，是首先認識新聞會議重要性的一個人。他自覺為美國政府的代官人實是一件稀奇的事。他用以獲得駐外通訊員對他同情的絕妙方法是稱呼他們的姓名，並詢問他們的家庭狀況。他會向一個國外通訊員問道：「捷克，你的孩子現在怎麼樣了？」假使這位通訊員還沒有孩子，他就笑着反問道：「你現在該有兒子了。」

新聞會議是羅斯福總統左右全國輿論的重要工具。他利用代官人的地位以達到某種目的，與其謂為完成新聞政策，毋寧謂為達到個人的目標。羅斯福素以誇大虛飾之詞，發表其政見與言論，對於其他國家元首肆意詆毀，不顧其本身所處之地位為何。每當其策劃某種非法行動時，即利用新聞會議而宣稱極端國貨為困難。例如最近使難於置信者，為羅斯福宣稱某難民由德國獨自提出之地圖，知德國之計劃將南美洲分為三大州。美國上下兩院議員及全國言論機關雖竭力請求政府將該地圖公開宣佈，却始終秘而不宣。柏林方面於數日之後證明此種地圖確為美國雜誌「時報」所繪製。德政府代官人斯祇米德博士宣佈此項事件以後，羅斯福總統即行誠懇，不置答辯。這是羅斯福的慣技。每當無法答辯的事件，就一語不

發，輕輕放過，實則詞窮舌結，雖欲偽言掩飾，亦不可得。各國政府批評另一國家元首所發表的言論時，係就其原來之演說辭，一一答辯，藉以開明其態度。這是國際宣傳戰中常見的事情。但是美國政府批評另一國家元首的演說辭，却不本著這種步驟。每當希特勒總統的重要演說詞發表的時候，羅斯福則置之不顧。最近有人問羅斯福是否見及其政敵林白上校的演說詞，答以「我為什麼要讀他的演說辭。」

在此次大戰爆發以前，英國新聞會議的代官人每日在外交部招待各國駐英通訊員，但英國政府代官人之地位遠不如德，美兩國之代官人為重要。從經驗中，我們知道英政府有兩位代官人，輪流召請通訊員晤談。英政府的代官人在回答問題或自動宣佈消息的時候，總不離兩句話：「我不能夠告訴你，」「今天沒有要說的事情。」

英政府的代官人「布克」，在各國駐英通訊員中並不受人歡迎。其後布克隨從新任英國駐美大使哈立代克斯赴華盛頓，為新聞特派員。一位深知「布克」而駐柏林的美國通訊員說，布克之赴美國際級職哈立代克斯之任務以外，一無用處。因為布克本人對於新聞事業素即卑視，此種特性正與其所擔當之職務不能相合。英政府之另一代官人為「雷德斯普爾」。正與布克相同，他在新聞會議席上回答問題時說：「對不起，我不能夠告訴你。」英國是保守性很濃厚的國家，對於新聞事業素即卑視，因而更不注重所謂新聞會議。這一點是常為德美兩國新聞記者所恥笑的。

看完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什麼是心理衛生學？

(一)

胡生譯

一般人都不知道所謂「衛生學」就是研究人類身體及其工作藉以增進健康及效能的學問。但是「心理衛生學」對一般人就是一個比較新穎的名詞了。心理衛生學是要明白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一心境(Mind)如何工作，和我們的人格是怎樣的發展。它的目的也就是要求心理的健康。我們可以給心理健康的人下一個定義說：「能最有效地，最愉快的與外界環境相調適的人，就是心理健康的人。」

現在我們舉出以下的幾個例子以說明心理學都研究些什麼東西。

例一：「我父親最恨聽見兩種東西互相摩擦的聲音，比如鞋底與地板相摩擦的聲音。我也怕聽見那種聲音，因為這些年來我並不知道為什麼我不喜歡聽那種聲音，我只是極力地避免聽見那種聲音。好像是我父親把那種懼怕遺傳給我似的。」

「我家中一共有八個孩子，我是年歲最大的男孩子。我也最像我父親的一個孩子。別的孩子都不像我那樣與我的父母相似。別人都說我的骨節，聰明，外貌，舉止和許多的動作，無一不酷似我的父親。當我聽到別人說我像我的父親時，我就覺得非常得意並顯出洋洋自得的樣子。」

「在我三歲的時候我入了幼稚園。有一天早晨我為我父親穿黑女僕的聲音所驚醒。因為那女僕穿著拖鞋在地板上走，作出那種嗒嗒的聲音。吃過早飯以後，我父親到公司去工作，我母親

多讀心理學的書籍會使我們發現我們心理的不正常，為了改正這種不正常，換句話說，為了求得我們心理的健康，我們不能不講求心理的衛生了。底下所舉的三個例子就是概括地告訴我們心理衛生學所研究的範圍。我們此後願意多介紹一些這類的常識以饜讀者。——譯者。

把所有的僕人叫到她的面前對他們說：「你們都要小心不要再作出那種聲音來，老爺每聽到那種聲音他會怕的發抖並且汗毛都一根根的豎立起來。」這時我正坐在我母親的膝下聽她述說這件事。又有一次我看見母親以我們的房子示意，然後廚子下樓的時候脚步非常輕，不使我父親聽見一點聲音。

「我忘記了我從什麼時候起也懼怕那種聲音。我告訴我母親說我每聽見那種聲音汗毛就豎立起來，並且渾身發抖。」

「一定地，」我母親說，「那是你父親所遺傳給你的。」我的年歲日長一日，我對那種聲音懼怕的程度也日深一日。只要有我在屋的時候，誰也不許作出嗒嗒的脚步聲。就是我的老祖母走路時也特別小心，不願意使我的神經受到打擊。我告訴我的小弟和小妹妹不許他們在地板上拉曳他們的小木車或木偶，因為我討厭那種聲音。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對那種聲音懼怕的程度增加的。

那麼快。兩年以前在學校裏，我的一個同屋發覺了我懼怕這種聲音，他想和我鬧着玩，用一個鋼筆尖刮窗上的玻璃發出那種難聽的聲音來，他好像誠心要看我汗毛豎立，渾身發抖的那副苦像。我叫他停止那樣的動作，並且捉住他的手背。我幾乎和他打起來。嗣後他在我面前永遠避免作出那樣的聲音來。

「我不論到那裏去，那種懼怕也跟着我。當我到大學的時候，也是帶着這種懼怕來的。但是在最近我才知道這種懼怕不是由遺傳而來的，我開始對我這種懼怕的不可變性起了懷疑，並且自己給自己分析一下。現在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接受這種懼怕乃是因為別人要說我更像我的父親，而使我父母更喜愛我——這固然是在我小的時候的一種思想。同時我也願意有一種超人之感(Superiority)。現在我想起這些傻事直覺得可笑的很，但是我相信這就是我所以接受那種懼怕的真實原因。現在住在我宿舍房子樓上的同學整天地在樓上練習跳舞，用帶鐵釘子的鞋在洋灰地上來回的跳動，這固然對我讀書是一種擾亂，但是我聽見了這種聲音不再發抖了。今天早晨我到課室去的時候，我遇見一個丁友用木板擡推雪，若是在兩三天以前，這種聲音很容易使我激怒起來，但現在我很能安靜的走在路上，因為我已獲得了心理上的治療，也好像是受了魔術的治療一樣。今天暑假我再回家的時候，我就能很快樂地看著小孩子在地上拉曳他們的玩偶了。懼怕是學習的而非遺傳的。」

這個人在他經驗的敘述裏提出了很值的我們注意的觀點，也使我們生出了好些個問題。學心理衛生學的學生不但對這種例子發生興趣，有些因心理的障礙而起的更有害的性格也是心理衛生學所要研究的範圍之內。讓我們看一看底下這一個例子。

例二：「安秀的妹妹在她們的家中是最美麗的一個孩子，安秀的姐姐在她們家中是個最能幹的孩子。安秀自己在學校中很努力地讀書，成績

也很不錯，不過她的家中總不知道這一切，也更不知道她的思想。在學校中她是一個很受同學歡迎，在一切事上也是個很成功的學生，但她總是忌妒比她更好的學生。她在高中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參加了學校的運動會，因為她對於賽跑很擅長，雖然她並不想得第一。不幸的很，在這一次比賽中她失敗了，從這次失敗以後，她的神經失常了。她的朋友都很奇怪為什麼一個環境那麼好，那麼有才幹的人會得了這樣的病症。有一次她說：「你們都覺得我是一個頂幸運的人，不錯，但是我常覺得我就像一個被吹凸的汽球一樣，我獨自在空中飄蕩着，就是偶然遇到一個極小的針尖，就能使我立刻消滅了。」只要她遇到一個極小的挫折，他就覺得是一個大的打擊，而再沒有勇氣面對事實作再一次的嘗試了。

我們應該更多知道一些對於這個女孩子兒童時代的事蹟，藉着心理衛生學，我們可以研究她在童年時代人格的發展。

例三：寶忠住在上海，他在家中是長孫。他從小就被他的祖母慣壞了。除了他父親以外誰也不敢管他。他父親說等他長到八歲的時候再管他還不算晚。想自然他寶忠從來就沒有什麼適當的生活習慣，早晨他憑什麼時候起來就起來，吃飯，遊戲，一切都非常任性。

「他的急脾氣很和他父親相仿。也是由他祖母所養成的，他也常與他母親起衝突。比如有有一次他母親沒給他所要的食物，於是他把一只碗從桌子上扔下去，並且大聲的哭起來，他的祖母想把他關在另一間屋子裏以刑罰他，但是他祖母總是袒護着他並且說他母親不應該不給他飽吃。」好寶忠，「他的祖母對他說，『你願意把碗打破了嗎？那聲音真好聽，你要什麼東西吃，只管和我要，我一定給你。不要緊。』寶忠知道了他可以用哭喊向他祖母要求任何東西。並且當他與他母親吵鬧的時候，他祖母一定要袒護他。寶忠的父親身體很弱，所以家中的人也不願意把寶忠鬧脾氣的事告訴他父親，以免他父親焦急。」

「當寶忠八歲的時候，他父親覺得那是他該受教育的時候了，所以他父親送他到學校去，因為他父親希望他養成好的習慣，所以他常常對寶忠施用體罰，或是很嚴厲地責罵他，但是從不告訴他什麼解釋和原因，也不指導他應該如何去作。有時候他祖母就用話來保護他，使他不能受到學校去。所以漸漸寶忠也學會了用『誹謗』和『謊言』來取得他所需要的東西。」

「有時他祖母對他說，『如果你按時起床，我會給你錢，這樣寶忠又學會了以晚起為要挾向他祖母要錢，他的身體很健康，在學校中為一般同學所讚美，他也覺得很驕傲，但是他並不知道怎樣聰明地保護和使用他寶貴的體格。他只知道怎樣得到更多的錢，有一次他對他祖母說，『祖母，我的同學都說我在學校中是個最有錢的學生。』

「是的，寶貝，」她答說，「自然你是，因為你父親是個有名的律師，他掙的錢比你那個同學的父親掙的錢都多。」其實寶忠的錢都是從他祖母那裏得來的，他的父親一點也不知道；他父親每天只給他一兩個銅子。」

「起初寶忠一點也不知道關於『性』的事，一天他看見了兩匹馬交媾，他覺得非常興奮，並且覺得很有興趣，所以他就問他的僕人那兩匹馬在作什麼，他又趕快跑去很熱心地告訴他的祖母和他的母親。但他們都很羞憤地板起面孔來對他說，『寶忠，你是一個小爺，你永不該再說那種污穢的字眼，你永不該再看那種事，如果讓你知道這件事，你永不該再說那種事。』這一次的挫折使寶忠很失望，他認定『性』一定是件很神秘很可恥的事情。但是他的好奇心却越發的強起來。有時僕人們玩他的性器官，他自己也試作許多種性的動作，也與別的孩子試作。當被他母親捉住時，就很嚴厲地責罵他，但並不對他解釋什麼。」

「他十三歲的時候，他的祖母死了。為了保守他是財主的名譽，為了不斷絕錢的來源，他起初

學習偷竊。有一次他正偷竊，被父母捉住了，把他捆上很厲害的打了一頓。並且告訴他說，『如果你再偷竊，一定把你宰了。』他父母常說他是壞孩子，一個壞孩子，他也就相信自己是個壞孩子，並且失去了他的自尊心與自信心。他並不知道如何使父母喜歡，只顧以謊言來躲避一切的麻煩。」

「他被送到中學讀書的時候，他父母以為是一個改過的機會，但是他却覺得這是一個得自由的機會。又過了兩年他母親去世了，這在他不但未感到失去母愛的悲哀反而覺得可以免去許多刑罰與監視。他總是用謊言欺騙他的父親。他學會了吸烟和賭博，後來因違反校規而被開學。他回家以後每一頓飯間都受到他父親的斥責，

「寶忠，你是個懶漢，對你的國家和家庭毫無益處，還不如死了倒好！」他開始講冒險的故事，他想既不能為家人所愛戴不如作個流臭萬年的人吧！他的生活沒有目標，終日無所事事。對他父親的責備再不注意了。他常常作日夢，夢想着他有一日會成一個偉大人，能掙很多很多的錢使他父親看着快樂。他常告訴他的姐姐說，『我並不像我父親所說的那麼笨，我每日都作很勞累的工作，連夜間都睡不好覺。』但他很想獨立並想結婚，後來找到了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他接受更多的教育，因為那樣他將來可以掙更多的錢也能結婚。但他不敢求他父親再給他讀書。」

「他二十五歲的時候，他父親死了。他自己覺得現在他被尊為一家之長子了。他有勇氣讀書了，並且他姐姐介紹給他許多女朋友，他與其中一個發生了愛情，由愛情中他得到了最大的快樂。他的繼母也很信任他，幫助他管理錢財，他每天早晨很早的起來上街去買菜，他自覺很快樂因為他成了家中最主要的一員了。他的女朋友又應許他如果他能畢業找到一個相當職業能維持一家生活，他們就可以結婚了。所以他很用功的讀書，終於他大學畢業了，找到了一個位置，也結了婚，他是個新造的快樂的人了。」

(未完)



未完的舞蹈 (續) 陣碼

一個印度度里島上約戀的變故事

陣碼

身體豐腴而成熟，在科莫看來就像樹上那紅紅的果子一樣。在武士的樂聲當中，他更能夠略略到這種成熟的滋味。她正由他的面前滑過去，對着他旁邊那個戴繡的媽媽一笑。她笑的時候，

科莫也不成問題，因為他太愛西西亞了，在喬葛特舞將完的時候，他是不會把舞者抱走，帶到叢林中黑黝黝去。不過他也許會選中蘇卡喬，他是決不說出來的，那個壞蛋，他的腦袋裏總是在轉女人的念頭。

村人就像這樣說笑着。終於舞者出現了。她在十六個武士樂師圍成的圈子裏繞圈子，好像已經要挑選一個男子來和她完成那隻喬葛特舞。她使她的身體和腰肢

祇舞動了幾節音樂就罷了。她沒有西西亞那種苗條的身材。她的

西亞那種苗條的身材。她的神態，他沒有聽見。西西亞領着一隊舞女來的時候，他看見西西亞遠遠走來，就趕緊避開去。直等到繡聲響起，開始門舞的時候，他纔露面，可

唇唇徐徐地開啓。他看見的這很嘴，在跳黑巫女神舞的西西亞的臉上是怎麼也不能發現的。他像着了魔似地眼一直釘住在那個女人的嘴上，直到她離開了圈子。

現在他坐在樹下拼命地彫刻着，知道自從那天下午起，亞麗就已經跟他上了。他們簡直不讓

他安靜的一會兒。他們迷了心，所以他總是在西西亞的臉上刻出這奇怪的嘴。起先他以為惡魔是在木頭裏，他每次重新刻的時候都是從另一棵樹上弄來木頭。後來他又以為惡魔是在刀子裏

什麼，那張奇怪的嘴是從他的手裏生出來了。天已黃昏了，這已到了給布達斯預備上供的時候了。他謹慎地用香菸葉子盛了飯供在茅屋門口。也許從此惡魔可以離開他了。否則明天的廟

會怎樣去見西西亞的面呢？他弄熄了油盞，躺在席上睡下之後，就想起她來。可是她的心又跳起

來，布達斯來了，於是那張肉感的嘴又浮上他的幻想裏來了。這時祇能想到第二天舉行的喬葛特舞，再也睡不着了。

一清晨，在去廟的路上，你就可以看見他的身影。他穿着他的最好的袍子，背上纏着許多寶石。他的僕人抱着他的三隻最好的門雞。他自己抱着他心愛的深黃色的那隻。他走過幾處米神

道路穿過一些綠色的稻田。他走過幾處米神廟也沒有理會，他也忘了向聖山敬禮了。路上遇見的一些女子高興地向他招呼，他却始終一聲不響。他目不旁視，一直往前走，彷彿是被惡魔在後邊驅趕着一般。就像這樣，他的眼睛直着，整天沒有說一句話。

他好像在夢中一般，看見一長列的女人，頭上頂着供物，搖擺着走進廟門。尼姑沿途念着的神籙，他也沒有聽見。西西亞領着一隊舞女來的時候，他看見西西亞遠遠走來，就趕緊避開去。直等到繡聲響起，開始門舞的時候，他纔露面，可

回的確戰，羅斯多夫攻圍之戰，遂告成功，在三面包圍中喘息之羅斯多夫，終於七月二十九日，在砲火與轟炸之中而陷落。不過這也許是斯達林命令，退避戰略的結果，然而他打開了赴高加索之關門的德軍來講，多少是有利的。然則紅軍，究竟若退避到那一個戰線上呢！不待言，那就是由克拉斯達爾附近之高加索山脈的北麓，經斯達林格勒與羅斯多夫中間之頓河下流的要衝西摩斯加，在頓河大彎曲部上的莫斯科方面的抵抗線。

德蘇戰之展望

——第三頁——

五

斯達林，將其最後抵抗線，右翼藉力於橫在斯達林格勒前面頓河障障。左翼則託諸於高加索山脈之峻嶮，向企圖於此兩地中間大約四百基羅之平地方而陣地線，使來襲之德軍立於背水(阿連夫海與頓河下流)之困難戰況下，而後紅軍得以發揮其彈性之防禦。然而這是需要大軍力的，已經退却之奇毛西哥軍，尚有若干可以退却？斯達林格勒之危象現勢以及交通網之貧弱，大兵究如何由頓河上流移轉！在在發生問題，否者，分散在約五百基羅之廣大正面的高加索紅軍，勢必到處為德軍突破。

果也，繼續怒濤之勢的德軍，突破了其抵抗線之中堅要衝西摩斯加，渡頓河，進擊斯達林格勒西南方草原，並南下蹂躪了北高加索等地，使紅軍無由施展其頑強抵抗，據八月十日之外電，最左翼要點克拉斯諾赫爾已失守，乘勢之德軍，遂領有羅克布田田。七月廿九日羅斯多夫陷落以來，僅十三日間，突破約三百基羅之陣地線，這可以說是此次大戰開始以來的特別速度。以此勢觀之，高加索山脈以北之天下原，歸於德軍掌握之時期，當不在遠。

是就在門廳裏，他也是毫不關心地坐在那裏。他那心愛的深黃色的公雞鬥敗了，他也毫無悲哀的表示，他的朋友們都在搖頭嘆息。他們那裏知道科莫是多麼焦急地在等待那番葛特舞蹈呢？

終於時機到了，終於滿月浮起在天空了，科莫打着鼓，一陣瀑布般的響聲瀉到夜空中。鼓聲是在呼喚，引誘，威嚇。忽然舞者出現了。

她閉着眼睛，用一種肉感的動作，衝着場子溜過。緩慢地擺動她那豐滿的臀部，漸漸睜開她的眼睛，牙齒在唇間露出發着光輝。科莫打起鼓來，樂隊立刻應聲附和，彷彿知道他那熱烈的心情，以及終於看見她舞蹈的快樂。音樂感是誘惑了，她的嘴也越趨是迷人。把每個武士樂師都引動了。她招着手，武士們一個接連一個都進入場子，和她跳那番葛特舞中的七個男子。

科莫打鼓打得不知道疲倦，那女子跳舞也跳得不知道疲倦。她的臉在月色中看來好像不是真的，只有她那鮮紅的一張嘴活活像是一朵紅花。低懸着的油燈的光照著舞者的身體和躍躍着的樂師。村人圍站一圈，儼如圍了一座厚牆。除了科莫之外，現在只剩下兩個人沒有溜進場去。科莫把鼓打得越響，壓倒了其他樂器的聲音。觀衆也都感到空氣的緊張。現在那女子又把巴東招進去，於是在科莫之外只剩下打羅的蘇葛喬了。觀衆都說大概他是最後一個被她招進場子的了。

音樂更加熱烈起來，而那女子的動作却放緩了。科莫忘了他的周圍的許多人。茜茜亞的面容在他腦中也淡到消失了。他渾身被布達斯點着的火燃燒着；他的眼裏祇看見那個女子，別的什麼也不看。現在他看她是大地的女神，像是長滿金黃色稻穗的田地。他的鼓聲似在召喚，在哀求。巴東跳完了，他慢慢地走近場子邊上，忽然轉向打羅的那人和科莫這邊來。觀衆的縮縮小了。緊張達到了極點。她要選取誰？他站定在這兩個人的面前，揚起手來。她由眼角裏看了一會科

莫。她彷彿明白那鼓聲的懇求，唇上浮起了微笑。於是她招乎把蘇葛喬喚進場去。科莫更加猶豫，他們的膝頭幾乎要碰着武士樂師的背了。他們都驚疑地望着科莫，似乎不相信這是他來完成番葛特舞。這個舞女不知道關於西西亞的事嗎？

可是她怎麼知道這惡魔對於科莫所施的力量呢？他們怎麼知道這這天來是多麼癡癡發狂呵！到底輪到他了。他彷彿受了催眠地把他鼓放下去，站在場子裏了。武士們把音樂笑得太熱烈，這響聲。科莫舞着，舞女的眼睛對他大大地張開。她的嘴好像變成一個血紅的傷口，她那豐滿的身體幾乎沒有動。於是他在她身體內部發生了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他拿不及跳完第二圈，就抱起那女子，衝開觀衆的圍牆，在夜之黑暗中和她一同消失了。

大家那一時啞啞無言。過了一會纔驚擾起來。科莫不是就要和茜茜亞結婚了嗎！再則他怎麼不遵守番葛特舞的規矩呢？誰也說不出來爲什麼會發生這樣奇怪的事情。科莫的弟弟小心地說出那是布達斯在作祟，大家纔平靜下來，膽心地望着黑夜的架邊。武士們繼續奏起樂來，音樂停止之後，祇聽見響聲嘩嘩。油燈已熄滅成，祇剩下月亮的光了。村人都各自回到他們的茅屋去。於是萬籟俱寂，一片沉寂。

在渾狹的時節，科莫與茜茜亞結婚了。茜茜亞做了他的妻子，成爲一個面如雪白，沉默寡言的女人。但當微風吹過那用成熟了的穀穗時，茜茜亞和別的女人一同唱起歌來。那天她的眼睛又像科莫對她說到金耳環時那樣的發光了。在村子裏科莫坐在家門口，全村的，由他手裏刻出他想像的形體非常完備，歡欣的人沒有一個不驚羨的。科莫形出的花草，禽獸，以及神像，都具有神奇的生命。但他再也不刻那兩個女子的嘴了。

(未完)

然而在此所成問題的，是挾頓河，所展開之大牙鋒鏘之激戰的頓河大彎曲部。橫在斯達林格勒之南方約三十基羅之頓河護身，已被攻破之現勢下，斯達林格勒週邊無論有如何之堅固城塞，也有着陷落的危機，故紅軍於此，自必振奮其渾身之猛力，顯示出獅子般的奮迅之勢。對此之德軍，係從西南方頓河之東岸，與頓河上流克林斯加(斯達林格勒西北約一百二十基羅)渡河，探用三面包圍之戰略，故目前與德軍之中心，即在斯達林格勒，究能堅持至何時。不過永久死守一事，則必擊其主力，首先佔領高加索土地，藉以實行其足以制敵以死命的油田制壓的經濟戰略。在萬無可解時，很容易想像得到的，蘇聯必實行徹底的破壞的焦土戰略，然而如果在已失去百分之九十之全石油的蘇聯，維持英美補給，終究是不易於繼續戰爭的，反之，德國不久總還可以利用。尤英美連自己補給尚感不足之現況下，紅軍如何使其空軍及機械化部隊活躍，誠係一重大問題，故蘇聯之現狀，實岌岌可危。單就石油問題，即有如斯之困難，如再就其他豐富之地下資源及礦產物來看，則蘇聯之抗戰，更成問題。蘇聯目前離開危境的唯一有力之方途，即在英美兩國於英法海峽之北法蘭西一帶，構成第二戰線。然以空軍戰線或戰線第二戰線一事，雖達二戰線，亦知其不可能。看到此種情勢，可知斯達林所奏出「不准退後一步」之嚴厲命令，並不是無理山的。由高加索戰勢，所及於土耳其、西亞、以及北非戰線之政戰兩略的影響，亦甚重大。利用長期之物質消耗之困難戰略及退避戰略，而企圖收到最後勝利之蘇聯，現已達軍事經濟總崩潰之危機，故近來盛傳着斯達林等反對總崩潰方面，積極研究對策，相傳將軍派赴高加索方面增援。總之，世界第二次大戰，由斯達林格勒之攻防死戰，無論在東亞與歐洲雙方來看，都可以看做是又將進入一新的階段的。

談英雄主義

張蔭

古人有一句話是：「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一句話實在的價值是不可泯滅，十個字之中，含蘊着不可一世之氣概，同時也有深長的意義，用以激勵青年的意志，真是再恰當也沒有了，青年只要心中常常存此一句話，無論何時細細的玩味咀嚼，都可以隨時於無形中給予青年一種潛在的力量，使無形中給青年一種「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心胸，一種所向無前精神，都可自把握將來一定能際會風雲，引起前進的壯志，而更對自已於無形中加培有力的自信心。

還有一句話是：「圖王不成，亦足以霸。」這一句話與上一句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用，可並不是說人人都要造反做皇帝，我們現在是借用為激勵有志者之銘言，它的用意是自己努力的目標不防定得高遠一些，自己的志立得不防闊大一點，所期望大所成者遠，既定有遠大目標，如其不能如期以實，但最少還有較所定目標稍差之偉大成績。青年如能以這二句話作為珍貴的銘言，時時自勉，砥礪自己的學業，品德，及偉大目標，將來成就的功業當在掌握中，一人如此，人人如此，而國家亦可力挽衰風矣！

這二句話既然不是時代人之習言，當然有人又要說我搬出古董，其實不然，時代雖是日新月異，但是現在我們也不能貶其可貴地位，我們有做為的祖先砥礪事業以此為銘理，或許與現代稍有出入，因為古代是重視英雄主義而忽略民族主義；現在是民族主義發達期而英雄主義却稍減

，有人要以此說我們現在不需要英雄主義的心理，則是大錯而特錯的思想，其實現在中國遭遇到此這不英雄主義色彩濃厚時，絕對不敢民氣如此萎靡不振，自暴自棄得可憐，一定個個有進取之心，當然由於無形民氣進取而國家亦進取了，所以現在我們實在需要這種英雄主義之存在，實在有了個人的英雄，當然也可以有國家的英雄。如此看來英雄主義不但現時需要，即使再過若干年後也是不可少的國民精神。

八月號中國公論的社論題目是「世界戰爭，英雄主義與我國青年。」此文不知出自那位名家手筆，讀過之後實鼓舞起了我的心潮而起一種壯志，同時告訴了我們現在所缺乏的是英雄主義，在此文一起首即云：「二十八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希特勒僅僅是雙方參加戰鬥的數千萬大軍當中的一個無名小卒，戈林雖比較好一點，但也不過是個砲兵中尉的資格。同時，史太林在共產黨中只是一個小軍醫。而莫索里尼在意大利，也只是個起碼的新聞記者。但是，時未三十載，那些當年無藉籍名的青年人，現在已成了創造人類歷史，把握世界運命的巨星，這樣的英雄是偶然的麼？我們試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的重心人物細細看來，其中有多少是三十年前絕的門爭才能達到現在的地位的？希特勒，莫索里尼，戈林，史太林等，不過是其中最傑出的

代表人物罷了！其餘二三流人物當中，可實列舉者，實在太多了。」只這幾個例子即以深探的打入青年的心坎中一道不可名狀的力量，指示出「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同時又說：「本文之最大目的，即在打破一般之自卑感，使每人，尤其是青年們，均加重其自身之責任感，對於個人與國家前途決不悲觀，對於於未來之任務亦決不輕視，而對於古今人物之能成大事業，大成功者，既欽佩而更思效超出，此方為青年人向上的人生觀，而且一國家，一民族，非如此不足以言富強有為。」感人至深，亦是現在我們青年的木鐸，我們應如何？

現在我們目前應灌輸給青年的精神教育之第一步，不可諱言的是努力的培養青年們的英雄主義，英雄氣概，漸漸的使萎靡不振的民氣有一種偉大的自覺之振奮精神。我們回顧歷史上告訴我們的偉人的成功，都是發之本人自心有高出他人一頭之壯志，這都是有英雄心裏，有英雄胸襟告成的英雄，各自有他們的特點獨特的意志，這英雄主義最可貴的地方是在能於堅苦卓絕中掙扎，能打破種種前途障礙，心胸偉大，心空四海，心目中根本沒有一切障礙的存在，以能不論任何坎坷的程途俱可一掃而平，自信自己已能完成事業為國民造福，現在青年人應有這種精神，也要抱定凌雲之志，自視要高遠，免除自卑心裏。

現在青年輩中自卑心理過甚，自己不信任自己的能力，如為自己成不了什麼大事業，這可以代表不知進取的趨因，其知自己不行當然不肯努力，我們要知道古聖先賢所以大過人者，不在天才，也不在命運，也不在陰功，也不在德性，乃在自己將自己看得高，自己認為自己將來可以成功偉業，於是再加以堅苦卓絕之精神而努力，所以最終有最大的成功，並不是他們有什麼妙訣，也並不是他們有什麼捷徑。要免除自卑心的人須有英雄主義存在心中，要自視崇高，自可免除柔弱自卑心。

青年第二個大病是萎靡不振，如今的社會進步的最大的貢獻是對人們的享樂有了種種方便，於是此時青年對於享樂也非常順從，便忘了一切遠取的壯志，終朝每日沈醉於酒精燈紅之中，更認為這是人生的真諦，以為唯有暫時的肉體享受才是最美最妙的，現在眼前的只是玩樂，種種心靈蒙閉了一切，青年即如此無望進步，老年人早以精力毫無，幼年血氣未定，而最有作為的青年却如此，前途還有什麼可以期待的呢？如是稍有心胸的人，略加對現代世界緊張鬥爭生活，是時期中的中國青年加以分析的話，我們可以見

二 華北作家協會成立二

朝旭

近五年來，華北文壇之沉悶，由漸而極，終至日就式微，不可振拔。探索其因，固不可以一概全，然執筆人士之不知自拔，與日俱下，忘却文化上之使命，缺少共同之目標，為造成此種現象之主因。長此以往，「文壇」二字將一變而為「沙漠」，昔日之燦爛至此將為淪為之陳述。

自五四運動以來，華北——尤其是北京，為全國文化巨流之發祥地。全國執筆人士受此文化主潮之影響，本着共同之信念與目標，努力於創作及介紹，為文化之使命而奮鬥，使中國文壇燦爛一時，造成所謂中國之文藝復興。溯源推本，實多賴於華北文人之先知先覺，固非偶然。其後，全國文化人輿起各地，學術與思想之介紹，理論與創作之齊出，競紛在目，盛極一時。遂而成立門戶之見，各以其所本而發揮光大之。遂造成入主出奴，南北分枝之種種現象，亦可謂為文壇盛事，不得以派別與立場之不同，遽指為文化界之沒落。其源蓋由華北文壇人士為之開關探徑，首先燃起文藝復興之炬火。

到青年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但失去英雄氣概的可貴觀念，而更纏繞在兒女情態之中，即使是男子所應有的氣概亦一無所存，試問當此時代國家如何圖治，國家何以圖強，自己的前途尚在大

第三個大病是青年羣缺少有競爭之心，現在的世界概括一句話，可以說是爭鬥的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世界，我們苦無競爭之能力及心裏，唯有坐視危亡，不但國家與國家是鬥爭着，就是人與人之間也是無時無刻不在鬥爭着，不努力鬥爭即沒有依站腳的地位，不要以為我家

事變以還，華北舊有執筆人士星散，新起作家復形寥落，雖有少數文藝青年埋首苦幹，終難掩飾衰落現象，以致形成今日之沉悶，誠如古木寒鴉，景象悽切。留居華北之執筆人士，感念及此，乃倡議復興文壇，重振旗鼓，而有成立華北作家協會之動議。

華北作家協會之成立，為全華北文壇人之共同希望，一經提倡，無不贊同，然鑒於前華北文藝協會中途流產之覆轍，故在極端審視與考慮之下，向關係各方做多次之磋商折衝，及該會全體幹事之努力，終於本月十三日在北京飯店正式成立。

是日上午十時大會開始，出席教育總署周作人督辦代表左笑鴻，加藤報道部長代表倉科中尉，余市長代表段原田，新民會事務總長喻照傑，情報局長林文龍，北京大學校長錢稻孫，市議會事務部長胡漢翔及各報社社長，該會全體會員三百餘人。開會如儀後，由張耀軍致開會詞，報告籌備經過，通過組織規程，通過聘請評議員會人選，通過幹事會人選，柳龍光報告協會事業及目

財房產雄厚可以坐食百年，要知道那是不足靠的，世界時局尚且變換不定，況個人或父親所留之點點財產，一旦有事便可片瓦無存，而自身又無力鬥爭於社會之上，不失敗恐不可能。現在我們青年急務是養成鬥爭心理，培植鬥爭的能力，各人如此民風可以一轉，無形在國家團體中即有一般暗含着鬥爭能力生出來，如此方可期待他日的進步。

這三種大病的總因，是國民性缺少英雄主義的心理與精神，人民如有英雄主義的心理與精神，則國家可以有英雄壯健的國委出現。

黃道明宣讀成立宣言後，來賓周作人督辦代表，余市長代表，喻事務總長，情報局長等分別致詞，於十二時餘圓滿閉幕。會後該會並歡宴參加來賓，席間至賦交錯極盡一時之盛。

華北作家協會之組織以幹事會為議決及執行會務之機關，下設總務，事務，出版，學術四組，負責指導，調查，研究，出版等事務，同時對於著作印行之獎勵與援助，優秀著作與雜誌之表彰，及作家權利之保障等，亦皆有明確之規定。

茲將評議員及幹事名單分錄如下：

評議員：周作人，錢稻孫，俞平伯，舉樹棠，林文龍，喻照傑，管翼賢，陳宰平，沈啓元，尤炳圻，郭紹虞，楊炳辰，陳錦。各組幹事：總務：柳龍光，德玉孫。事務：張耀軍，張城軍，黃道明。出版：徐白林，顧湛，王則。學術：王石子，張星菴，洪偉明。

華北作家協會所聘定之各評議員，率皆文化界巨子，而內部各組幹事，亦由各雜誌社長或主編兼充，深望該會全體，本諸成立宗旨，策策策勵，則則日華北文化之再建，有待於該會者殊多，而該會對華北文化界以至全國文化界之發展與貢獻，當可預卜也。

——會新兄弟姊妹們——

應該鬧着玩嗎？

不要把你「鬧着玩」的對象，當作一種玩物來取樂！

一提起筆，我就想起這個題目。但是爲甚麼我要聊「鬧着玩」呢？你閉眼想一想，你就會知道了。咱們小兄弟們是比較最愛互相「鬧着玩」的！

惟有青年人是活潑的，是喜動的，（比較來說）而她們小姊妹們呢，雖也鬧，但比咱們恐怕要斯文的多！那麼，比較最活潑，最喜動，也就最愛鬧的就是咱們了罷！

其實，「鬧着玩」，倒也並不是要不得的，青年人在一起，總要鬧鬧，才顯得有生氣，活潑，快樂！更有因鬧着玩而增進感情的！這也不鮮見！

不過，「鬧着玩」得遵守兩條規矩，才不會出軌而鬧出不快的事來，那就是「不傷大雅」以及「適可而止」！

說起來這也是老生常談，不過，我知道大多數小兄弟們總不能實行，這是甚麼原因呢？據我想：大概是我們「鬧着玩」的時候，所抱的態度不對！那就是說：不要把你「鬧着玩」的對象，當作一種玩物來取樂！不要把他當作敵對者而必使爲發奮而後止，你要仍把他當作你的好友，你是爲使空氣快活一些而藉題發揮，以博「哄堂大笑」！這樣，你就絕不會說出有傷大雅的話，絕不會使對方太難爲情，也就絕不會傷感情了！

最好和常愛「鬧着玩」的朋友鬧，和「不愛」鬧的朋友鬧。不要和弱小的，口拙的，好計較的朋友鬧，和這樣的人鬧了，雙方都會不快樂的！因爲如果你和小氣的人鬧，那就彷彿是你欺侮了他！

如果他有一種缺點，並且他自己非常痛心於此的，那你也不要以他的缺點爲題向他取笑！因爲那會使他致怒的！

動口不動手！「動手，就殺風景了，也許會傷感情呢！兩個很好的朋友動上手，就是多快對方幾下子打，倒不是什麼要緊的事，但是因爲面上上難堪！所以誰也不讓誰，誰都想佔點便宜誇耀！尤其是旁觀者有關，最壞的是旁觀者用激將法，所謂「撻事兒」或是起哄，而使一方惱羞成怒，而使喜劇變成悲劇！所以看「鬧着玩」的人也得注意！

學業與事業須打成一片

小麥

自古至今治學的態度以及求知的方法似乎是迥然不同的，但所抱的宗旨則一致；莫不以「學以致用」爲目標的。表面看起來好像有爲學問而求學者及爲實用而求學者兩種，而其目的終歸於「用」的一途，是可以斷言的。

古時的抱「好古」態度的求學者，其所學並非沒用，因其對於事業的輔助不能顯於當時，故多視其爲「爲學問」而求學者；殊不知這些「好古」學者所研究的對象，都是些深刻奧妙的學理，一旦豁然貫通，則對於人類的貢獻實非意料所能及；而人多以無濟於世視之，實在是謬誤之至。至於近代的學者都抱著「求真」的態度，趨重於應用方面去研究學問，大於於當時有所發明，以之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使人民生活感受舒適，所以人們每稱這些學者爲注重實用的學者。

究竟這兩種應採擇那種態度爲對呢？那麼須視環境的驅使及世勢的需要而定。雖然說研究學問都以輔助事業之進行爲目的，然其收效或有所成就則有時間的不同；譬如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在短時間內有所發明，或在長時間內研究出透澈深奧的學理，當爲衆所歡迎；但若當盜賊竄起天

下大亂時，是國家危存亡的緊要關頭，是否應該不顧事實的情勢；仍要在長時間內研討高深的學理呢？所以這時候應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以當前之所需爲念，使一般學者亦可盡保衛國家之責，絕非一篇文章或幾張理論即可挽救國家之危，雖然平日的研究不够發明任何新利器，但竭力模倣至少可使與敵相平衡；戰後再作研究亦無不可，作爲學業的參考，以及事業的輔助。

所以我們得一結論：「學業與事業須打成一片！」學業與事業是相輔並進的，學者應以「好古」及「求真」兩種態度並重視之，不要顧此失彼，尤其要觀察環境之需要以及世勢之變化，且抱以因時制宜，隨機應變的精神去研究學問，既能博得當世的推許，而於自己的學識與經歷亦可以得

看完這本「吾友」之後，

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

戚，同學，和朋友！

好朋友應該如何相待?

芹小

小兄弟們：本來良好的師長，慈祥的父母，以及那些真誠愛着他的人，對於一個歷世未久，缺乏生活經驗，看不透，而攔不着，立體環境那面的天真青年，應該給他一個需要的指示，因為他現在正需要交際，正需要得着一個互助的朋友，以完成他的將來呀！

的確交友是人的天性，也可以說是人生必不可少缺少的，我已經感覺着它的重要了，於是我便盲目的，在茫茫的人海中，開始找我的他們；我的性情說：「我是一個感情勝於理智的青年」，真有點奇怪了，偏偏遇到些朋友，竟亦與我不相上下，應該說志同道合，幸運萬分了，相處的熱情自不必說，真是如膠似漆，形影難離，或許有點因果爲運吧，意外的不幸是樂極生悲了，我們的同學間常有因了一點小問題，或是一些無味的猜疑，會冷淡的那樣，甚至不願說話，由師長無意的談話，及書本中的摸索；我知道了假如是一個真誠的知己朋友，他們互相尊重，沒有半點惡劣態度，是永不會破裂的，朋友間應該這樣的互相對待，才能

順便告訴你們一個典故：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終爲我而死。」

始終維持到底不喪失友情的：(一)對朋友必須了解個性，人們的個性，自不能相同的，朋友既能相處一堂，個性上總有幾分相似，但是各個性，有其各個的特點潛藏着，很難流露，若使彼此間能夠得到真誠的了解，最好是能夠彼此發現對方個性的自我性，再拿自己的自我性，融解成一個個性，相持日久，自可臻於毫無隔閡的完善境地，我要了解朋友的心，比較了解自己的心還明白，能夠對朋友的個性的全部了解也就沒有不妥貼的地方了，就是海枯石爛，也斷不至使朋友之情有絲毫損失，(二)對於朋友必須瞭解和信任，大家想來許知道這個故事的，在晉朝時有個王導他與周伯仁是再好沒有的朋友了，後王導因事入獄，周伯仁從獄門走過，王導大聲呼道：「伯仁我以全家累卿了。」周伯仁祇裝沒有聽見似的，忽忽過去了，王導乃飲恨在心，到了王導出獄後，和周伯仁出征討敵，王導見伯仁被殺而不救，後在皇帝處偶翻案，尋到了周伯仁救他的許多呈文，於是才痛哭着說：「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終由我而死，幽冥之中，吾負伯仁多矣。」這是不諱解不信任朋友的結果，神經過敏，最易發生誤會，時過境遷，仔細一想，何以爲情，何況人海茫茫之交臂，豈非憾事！俗云「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因不諱解，而致誤會終失去良友，豈不比之不

人在得意時

更應注意個人的行動

冷儀

得知己時，更當遺憾嗎？(三)對於朋友要有絕對的犧牲，朋友是我們生命上的一個密切的魂靈，沒有了朋友，便失了生命，所以朋友的苦樂，亦自己的苦樂，在團體生活中，尤以服從大衆爲原則，要知道他在社會事業中的肯犧牲與否，便看他對朋友肯犧牲與否爲斷啊！(四)要互助，互助者以己之所能，即可換得他人之所長，並不是吃虧的一件事，即使自己是聰明點，但總不及多數人的聰明的合數深遠吧！況且愚者千慮尚有一得，自高自大而

昨天在路上看見一個西服革履的青年，手裏拿着文明杖，走路的神情似乎在他眼裏看不見街上還有別的行人。他雇了一個三輪車，他得意洋洋，昂頭上車，不想一疏忽，沒踏住腳蹬板，幾乎跌坐在車窠裏。行人都笑了因此我想到人在得意時，本想顯示自己，但若疏忽自己的行動，反被人譏笑了，還何苦來。

現在開學了，兄弟姊妹們又將恢復課室生活，希望你們能够時時注意個人的行動；假使你們的課業是爲人所稱道的，千萬不要得意過於拘束，但是放浪形骸是要不得的。要知道一個學識豐富的青年，若是行爲不檢，品德不佳，待人接物常常是傲慢的態度，久之，便會爲人棄置不理了。必須訓練自己是一個學識豐富，品德優良的青年才對人。課業好的青年應當注意個人的行爲，課業不好的青年更應該注意個人的行爲，以便以品德優良之美點補償低劣的學識。

總之，青年本就應該注意個人的行動，而得意的青年更應時時刻刻引導自己在正軌上行走，那才是好青年呢。一個課業好的學生，他的學識正足令人稱羨，惟因爲過於驕傲，過於誇張，反而令人輕視，他的結果和坐三輪車的這位先生是同樣可笑！所以希望兄弟姊妹們時時注意個人的行動，不要被人譏笑。

喜嘲笑他人的驕傲者，對於他一身的事業很有不良的影響的，互助確是一種美德。這些東西我總算聽到了，或許有他的不合理的地方亦未可知，不過把他明白的獻出來，你們以爲對也罷，不對也好，希望我們一塊兒試試做着看，總之，我們都是青年相見，就是小孩子似的，祇要被此真情相見，因爲心地純正，就是打得頭破血流，馬上不能夠笑樂無嫌，朋友直能如此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見了乞討者逃開以後 應該怎樣？

——並答宋季哲君

上個月裏我寫了篇關於施捨乞巧的雜文，題目是「不施捨我痛苦，施捨了我更痛苦」因為原本不是純粹說理論論的文字；而自己又不願把自己那發自內心的，滿含了情緒的感觸，過分束縛了，所以還是以「雜文」的體式寫出本來的話語。

這樣，那篇短文就不免有「激情」之處，但畢竟因為自己認為熱情也並非最壞的，結果還是拿去發表了。當時只是換了一個另外的署名，（因為我用「古今」的署名是專為吾友「何是非」編寫談論文字用的。）

可是因為那篇短文也是刊登在吾友何是非何非何爾裏。編輯先生也就仍然刊上我的「古今」二字署名，這本不是無關係的。但是一八六期的吾友上宋季哲君一篇文裏指摘了我那篇東西中的幾點，使得我現在不得不再用「古今」署名辯白幾句。（其實不是辯白，只是伸述以前未周全未詳確的意見）

在那篇短文裏，我說過因為不施捨痛苦；而施捨了時更痛苦（緣由或表情見原文。）因之每每見到了乞巧就要快快的逃開。「這「快快的逃開」的理由，簡單的說是理智的認為：「個人的施捨（狹義的施捨）却不足以解決這成社會問題的乞巧問題。現在也不必伸述。這「快快的逃開」當然是「一毛不拔」的（如宋君所說）。但我的本意却並非僅僅的「快快的逃開」了就算完事。記得我在那篇短文中也說過：「然而，難道我們見了乞巧逃開就算了嗎？還嫌的話。」

而我們（如果沒有附意我那麼就是「我」吧）身體「逃開」以後，如我已說應是……：我們的心却要更堅決的把握住自己對於人間黑暗與醜惡的憤恨，勇毅的展開解決社會問題的奮鬥；……以及一切有良心，有理性，愛正義，愛真理的

人們）始終要相信：只有把乞巧的問題當作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並以謀整個社會改革去解決這問題，才是澈底的和真實的辦法。（這道理宋君文中也作了很多次的發揮的。）正因此，我覺得個人的向乞討者施以少惠是有着麻醉毒藥的，要反對的。正因此我遇到乞討時總常常很狠心的壓縮着情感的面「一毛不拔」，而「快快的逃開」。因此，我總不相信這樣的「逃開」並不會「未必是更大的罪惡」。

更且，我在那篇短文的後部，又說過如果是真正的偉大的「施捨」捨身扶助——（捨身餓虎般的）——却是可以的，這樣的「施捨」已經要說是變了質的——這已不是出於生活較好者的「憐憫」而行的「救濟（狹義的）」因為在相扶助是發自人類的大同理想，以人類的博愛為根據，這與生活優裕的人向苦難者施救是不同的，別方面如果是與苦難者站在一起，自然同一階層的人一切是相共的；就根本談不上狹義的「救濟」「施捨」了。

總之，我認為說「施捨」說「救濟」（皆狹義的），必是兩種或有階層階階中間的事。因此「施捨」或「救濟」就有階層階階兩者差別的意味，因此也就會有某些麻醉的意味。

（而且，機械些的說：倘有人以為「施捨了就會稍稍感着一些安慰的」這實在不免有溫情的社會改良主義之嫌的，而這種溫情的改良主義常常會對現實的真實性（現實多是包含矛盾衝突的）抹殺或至少盲目的。）

但是，我也不是認為，現今社會上所已流行的「施捨」和「救濟」主辦法就毫無意義，就可以完全不管，對於這種暫時的部分的幫助苦難者的方

記輔大二次招考試

悠長的暑假，輕輕的溜去了。大地的一切，都呈現着初秋的景象，涼風時時吹着。各大學的新生考試，一幕一幕的結束，餘韻會留在人們的腦海裏，而轉大的招考特別生，便做了壓軸戲。徬徨了兩個多月，而仍是無學校可去的青年們，得到這僅有的機會，怎能不努力爭鬥一下呢！一失足傷成一年恨，何況在這一年間，若是與功課生疏了，明年將更無希望。最後的機會，空過了實在有些不甘心。

八月七日，天氣十分清朗，經過昨夜的一陣驟雨的洗滌，處處都覺得分外新鮮，太陽慢慢的走出地平線，還冷靜了兩個月的學校，又很熱鬧起來，那些久經戰場的勇士們，有的已經經過了兩次或三次大學入學考試了！徘徊在校門內過，等待着——頭身手。考試表仍與前次相同，人數都減了一半，男生三百餘人，女生一百餘人，所以規模也小了。試場只在男部樓下東西兩邊和樓上西邊是男生，樓上東邊是女生。時間到了，大家忙忙的找教室和座位，一陣紛紛以後，教室內安靜了，各人都低着頭快快的寫「讀書百遍其意自明」的文章，校門裏外仍是有着來來往往的人。有些是來觀光這次的考試，有些卻為了校務而忙碌，白天的修女們時時出入。大約一點鐘過了，已經交卷的便慢慢的走下樓來。看到相識的，便招呼一聲，三五成群的談論起來，「你上次不是考過了麼？」「是啊！但是沒考上，只好又來了。」「喂！我們在北大考試時，曾經見過的。」「下一堂考英文，真愁人！」徘徊在樹下的小道上，只苦沒有地方去休息，便坐也無處可坐。

第二天，數學的離開快過以後，最可怕的要算口試了。還有英文，也是難於應付的一門，終於也敷衍了過去。以後便坐在口試的候試室裏，心



完全な秘密通信法(二)

暗號について古くから行はれた隠顯インキである。子供の手品によくあるやうに、鹽化コバルトの水に溶いて薄め紙に文字を書くと淡紅色で見分けにくい、暖めると水分を失つて青色に變はつて見えるやうに。もう一段工夫して、はじめから淡紅色の紙にでも書けば更によい。これに似たインキはほがにもいろいろあつて、たとへば沃化加里澱粉の溶液で文字を書き、暖めると消えるが過酸化水素で濡らすと青くなる。

しかし、その手段を敵が知らないうちにはともかく、知られてしまへばおしまひである。今日各國のブラツク、チエナハでは、どんな化學變化を應用した秘密文書でも完全に読める準備をしてゐる。

そこで物理學の分野から登場したのが短波無線である。周波數六〇〇〇(波長五〇メートル)から三〇〇〇(波長一〇メートル)までの電波は、効率がよくて傳播するあひだに吸収されることが少く、また空中電氣の妨害を殆ど受けないので小電力で遠距離通信ができる上に、指向性といつて、狙つた地域だけに通信を送れるため近年さかんに秘密通信に利用されてゐる。所謂第五列が精巧な短波装置を携へてゐる話、は新聞でもよく出るが、これも盗聴されるので、最近では送るべき通信に特殊装置で全然無意味な雑音をまぜる方式が發明された。これはドイツの秘密特許になつてゐるが、原理は簡單で途中で捕へても全然唐人の癡言としか聞えないのを受信側で豫め打合せて、同期装置(シンクロナイザ)によつて雑音を消してしまふと必要な通信だけが聞きとれるほ掛けである。

完全的秘密通信法

在暗號中、從老早就實行了的，是顯墨水。像孩子變法，紙上的字，是化紅水溶解，成一步法，遇熱即失去水分，進色，紙方寫，多類就在化，紅紙上有許多好類就在化，以粉之溶液，寫字，遇熱即消，然酸水化水素，遇熱即消，色。然，在敵人不知其方法之今日各國如何必知而後已，準備完全讀應用任何化學變化之秘密文書。

因此，由物理學之分野而登場したの，是短波無線。周波數六〇〇〇(波長五〇米)から三〇〇〇(波長一〇米)までの電波は、効率がよくて傳播するあひだに吸収されることが少く、また空中電氣の妨害を殆ど受けないので小電力で遠距離通信ができる上に、指向性といつて、狙つた地域だけに通信を送れるため近年さかんに秘密通信に利用されてゐる。所謂第五列が精巧な短波装置を携へてゐる話、は新聞でもよく出るが、これも盗聴されるので、最近では送るべき通信に特殊装置で全然無意味な雑音をまぜる方式が發明された。これはドイツの秘密特許になつてゐるが、原理は簡單で途中で捕へても全然唐人の癡言としか聞えないのを受信側で豫め打合せて、同期装置(シンクロナイザ)によつて雑音を消してしまふと必要な通信だけが聞きとれるほ掛けである。

「火」車

(九續)

• 老舍 •

車上，燈明，氣暖，人焦燥；沒有睡意，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辭歲，祭神，拜祖，春聯，爆竹，餃子，雜拌兒，美酒佳肴，在心裏，在口中，在耳旁，在鼻端，剛要笑，轉成愁，身在車上，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車外，黑影，黑影，星天起伏，積雪高低，沒有人聲，沒有車馬，全無所見，一片退不完走不盡的黑影，抱着拉着，一列燈明氣暖的車，似永不撒手，快去過年，還不到家……

張先生由架上取下兩瓶白酒來，一盞瀾茶壺一邊說：

「弟兄一見如故！咱們喝喝。到家過年，在車上也得過年，及時行樂！嗚呼！真正廿年營口原封，買不到，我和一位滿洲國的大官勻來的。來，殺口！」

喬先生不好意思拒絕，也不好意思就這麼接着。眼看着盤，手沒處放，心裏想主義。他由架上取下個大紙包來，輕輕的打開，裏面還有許多小紙包，逐一的用手指摸過，如藥舖夥計抓完了藥對着藥方摸藥包那樣。摸準了三包；乾荔支，金絲棗，五香腐乾。都打開，對着酒壺攪攪發笑：「一見如故！如此不容氣了！」

張先生的胖手捏破了一個荔支，拍，響得有意思，恰似過年時節應有的響聲。看着喬先生喝了一口酒，還看着，等酒已走下去幾回：「怎樣？」

「太好了！」喬先生圍着點舌頭。似不肯多放走口中的酒香？「太好了！有錢也買不到！」

對喝。相讓。慢慢的臉全紅起來。隨便的說，談到家裏，談到職業，談到朋友，談到掙錢的不易，談到免票，……盤碰了盤，心碰了心，眼中都微濕，心中增多了熱氣與熱烈，不能不慷慨；喬先生又打開一包蜜餞金橘。張先生本也想起下些紙包來，可是看了看酒，「兩」瓶，乃就題發揮，消極的表示自家並不吝嗇：「全都喝上！一人一瓶，一滴也不能剩！這過年過得還真不離呢！酒不醉人；哥兒兩投緣，喝多少也不礙事！乾上！」

(未完)

「註」 [lucky mottoes] 幸運的標語，如「出門見喜」「五福臨門」之類皆是，「春聯」或者也可以譯成 New Year scrolls, [candied fruit] 是蜜餞果糖，[gaily colored] 是顏色鮮明的，上等的「雜拌兒」就是把雜樣的果糖放在一起 [At home they are celebrating New Year's Eve, so we'll also have to celebrate it in the train.] 家裏他們在過年，咱們在車上也得過年，但原文的「到家過年」是說他們自己到家過年。[like a drug-store apprentice his medicine packets] = like a drug-store apprentice fingered his medicine packets; like 在此用作 conjunction. [he extracted three of the packets] 他抽出其中的三包，與「攪準了三包」似有出入。[This year must end well!] 一年的末一天了，必得過個痛快！原文「這過年過得還真不離呢！」意思是說，雖然在火車上過年，但能得一個投緣的朋友開懷痛飲，也還不壞，「不離」是不離規矩，也就是不差的思想。

——陳碩註。

THE FIRE WAGON

Translated by Dr. Alfred Hoffman

In the train: bright lights, hot air, impatient people. Nothing to make one want to sleep. "Soon it's New Year, and not yet home!" Farewell to the old year, sacrifices to the spirits, worship of the ancestors, pasting lucky mottoes on the doors, bursting crackers, meat dumplings, gaily colored candied fruit, good wine and choice food: that was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tasting, hearing, smelling. A half-formed smile turned to sadness. One remembered that one was in the train. "Soon it's New Year, and not yet home!"

Outside: black shadows and more black shadows, stars dancing up and down in the sky, snow, now high, now low, no human sound, no vehicle, nothing. All an endless black shadow, embracing a train with bright lights and hot air as if it never wanted to let it go. "Soon it's New Year, and not yet home!"

Mr. Chang took down two bottles of kaoliang brandy from the luggage rack and, while he was rinsing the tencups, he said: "We have been friends from the start! Let's have a drink. At home they are celebrating New Year's Eve, so we'll also have to celebrate it in the train. Here, try this! A genuine twenty-year-old in the original bottle. A high official from Manchukuo gave it to me. Come on, it's a fine drink!"

Mr. Ch'iao did not like to refuse, nor did he like to accept without further ceremony. He looked at the cup, but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s hands and sought for a way out. He took a large paper parcel down from the luggage rack and opened it carefully. Inside were a number of smaller parcels, which he fingered one by one, like a drug-store apprentice his medicine packets when he has made them all up and compares them once more with the prescription. Finally he extracted three of the packets: dried lichens, dried dates, and spiced, smoked bean curd. Only when he had opened them all and laid them beside the wine cups did he smile and say: "Friends at first sight! So no more ceremony!"

Mr. Chang split open a lichens with his plump hands. It crackled merrily, just as it should at New Year's. Then he watched Mr. Ch'iao taking a sip of brandy, and not until Mr. Ch'iao had swallowed it did he ask: "Well, what do you say?"

"Excellent!" said Mr. Ch'iao, rolling up the tip of his tongue a little as if he did not want too much of the aroma of the brandy to escape from his mouth. "Really excellent! Not to be bought for money!"

They toasted one another, each giving the other precedence. Their faces gradually became flushed, and their tongues were loosened. The conversation touched on family, business, friends, the difficulty of making money, free passes... Caps were raised, hearts were lightened, eyes became a little moist. Enthusiasm and ardor waxed, and one could not but be magnanimous. Mr. Ch'iao opened another packet of candied oranges Mr. Chang had really wanted to bring out some packets too, but when he noticed that the second bottle of brandy had been opened, he preferred to let his friend know indirectly that he was not in the least stingy; He encouraged him by saying: "It must all be drunk up! One bottle each! Not a drop must be left over! This year must end well! After all, this brandy does not make you drunk; now that we have found each other, it doesn't matter if we drink some more. So drink up!"

(To be continued)

是星期六之夜啦！

沿着中心種着矮松的濼青路走下去。

伴着我的是一枝烟，可是……

一個人，寂寞的，那兒去呢？

頭頂後有一輪明月，街道像浸透了藍銀色；

人影兒長長的，斜斜的；孤單單獨個兒眼月亮一

樣徘徊着。

九月啦！九月幽靜的星期六之夜是慵懶的。

晚風將頭髮吹落在額前；吹起了領子；也將

髒中烟頭的煙灰吹到襯衫上，遂用手輕輕的擰去

一個人，寂寞的，那兒去呢？

懶懶的拉着脚在路上拖着。

拐一個灣進了繁華的市街。

夜的都會，紅色霓虹燈的廣告耀

着眼，天上也被映成紅色的了。

去，喝些酒也許不會再岑寂

吧！

低着頭進了一家酒館。

屋裏暗暗的，只是幾點藍色

燈火。這裏有濃厚的酒味，有低

聲的搖擺音樂；也有粗暴的醜鬼

哼着小調。

在高脚凳上坐下，要了一杯

Whisky Soda。黃金的酒裏有誘惑的色情；苦辣

的刺激性。

吸了最後一口煙，隨意的將煙蒂兒彈了出去

，像一顆流星似的劃了一道紅弧落在地上。

但，巧的，是落在一張圓桌後的女子的腳前

。孤獨的，只有插着麥桿的半杯冰咖啡伴着她

。手托着下頰；薄片的唇；眼睛是疲倦的半合着

；長長的眉梢；沒有胭脂及粉；樣兒有些憔悴；

可也是一個人，寂寞的。

「哦！對不住！小姐。」

一個人沒有伴兒是無味的。

像很熱悉的，跟她點個頭，端起高酒杯走到

她的圓桌前對面坐下。

「沒有伴兒嗎？」

她低下頭用嘴啣着麥桿，杯中的咖啡又少了

一半。抬起眼，冷冷的。

從衣袋裏拿出一支，給她放在唇上一支，

替她燃着，自己也點了一支。

「看樣兒可有點寂寞勁兒。」

慢慢的吐出一口煙，眼睛只管望着煙頭的紅

火，嘴脣微微的啟閉：

「可不是，够無聊的。」

「那麼我來陪着你。」

「但，一樣的你也不是一個寂寞的患難者嗎

？」

星期六·夜·寂寞

「獨我及月；

寂寞的人有了寂寞的情侶

劉若

低着頭，拚命的吸着煙，可是燙了手，遂向
前一彈，煙蒂兒便飛了出去，不由的蹙起眉，心
裏有些兒不高興，於是拿起杯子，將酒向嘴裏倒
下去。

「嗚嗚。」
她用手撫着嘴，低聲的笑起來。

「看你多傻。」
她也扔了煙，站起來，一隻手插進我的腋下

「走，陪我玩去。」

我跟着她走出門，九月的夜老吹着有些清涼
，她的身子緊緊的在粗厚的臂下躲蔽着，她的頭
倚在我的胸前。

「到舞場去？」她說。

「多沒意思。」

「那麼到那兒去呢？」

「到我家去吧。」

我們拐回那條靜靜的路上去，默默的走着。

抬頭看見兒兒在我們的前面，睜了它一眼，

低下頭將下頰放在她的柔髮上，一隻手摸過她的

胸，軟綿綿的。

「女人是不能沒有青春。」

「只是五年的光陰。」

她輕輕的太息，太息。

「可是我每夜都不會寂寞的過去啦！」

「但是我料不到今晚會碰見

你這般的一個寂寞的姑娘。」

「嘿，嘿，你喜歡那樣的

女人？」

「跟你一樣，讓人享受過的

身體；眼睛裏是疲乏的樣兒；嘴

會說……」

「你一定會愛過許多許多吧

？」

「但是，她們都不會對我

有任何表示。」

「所以瞧你有些憂迫的。」

「不，我只是寂寞，心裏一點兒也不感到

鬱。」

她輕輕的吹着口哨，我也低聲的唱起來：

「獨我及月；

寂寞的人有了寂寞的情侶。

「嘿，你的名字呢？」

「沒有名也沒有姓。」

「你的家呢？」

「家？你去問那無情的炮火便知道哪！」

「那麼我們又是同樣沒有家的人。」

「你也想儘流淚嗎？」



「是的，如果兜裏有了錢，我帶妳重到墨西哥去騎小毛驢；金字塔前參觀文化的謎。」

「那不過是些白日夢吧！」

「妳過估着妳的家鄉嗎？」

「怎不惦着呢？」

「流浪在外的人在夢中常常會投在故鄉的懷抱裏的。」

「記得，我曾在柏江時這乘過許多狗欄的日子。」

「幼時？」

「是的，可是十年前……囉，十年前的現在我們那家鄉就有點冷啦！」

我背下的她，又緊緊的向我懷裏擠。路是靜的，月是明的；一對沒有家鄉的流浪者有些嘆息了。

「往事還是不提的好，省得又要引出一些淚水。」

「來支煙吧？」

替她燃着一支自己也點着了。她的手插進我的腋下，我遂握着她的手，手是冷的，而乾瘦。

「天快涼哪，抽這種煙有些不適宜。」

我對月吹出一口煙，問：

「怎麼？」

「太涼」

「可是我覺得這種煙倒有些刺激味兒。」

「對哪，你知道麼？女人的唇也是刺激品呢！」

「是雙關用意？」

「唔……GUY，你壞。」

斜着低下頭，在她的紅唇上吻了一下。

「去。」

「噯，我對這時化的生活一些也沒有依戀，可也不厭惡，簡直就算爲了你們女人活着的。」

「看你這樣年青人，居然會說出這樣頑廢的話。」

「頑廢？」

「你多少歲？」

「二十三。」

「可是你的樣子倒老得多啦！」

「妳呢？」

「我？等我算一算，離開家那年是十九歲，那麼今年我該是二十九歲的中年女子啦！啊，日子多快。」

「這幾年妳始終是過着這種生活？」

「是的。」

「妳可覺得膩？」

「當然苦悶。」

「那麼妳活着爲誰？」

「不是爲着妳這瀟灑的男子嗎？」

「妳會說。」

「於是沉默了，只是慢慢的奏着脚步的拍子轉過一個灣，再拐進一個胡同裏，到了第十家，開門走進去。」

進了屋，燃着燈；拉上窗簾；倒了兩杯葡萄酒。

「誰你够忙的呢？」

「煖一煖，喝點酒。」

我遞給她一杯，拉她到沙發上坐下。

燈光燈下。我看她的臉更有些憔悴了，倦乏的眼裏水汪汪的；可是唇是紅的，眼酒一線紅。

「只管看我做什麼？」

「伴着寂寞男人的女人有點兒老哪！」

沒有說話，抬起頭，一杯酒落在腹中。

我也將酒喝了；然後握着她的手。說：

「不高興哪？」

「我們不高興也是高興的，不然，我們就餓死啦！」

「……」

「忘記問你，你是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哪。」

「那麼我可以常來找你談話嗎？」

「很歡迎。」

「真的，你說，如果我愛一個人，他是否能接收我的愛呢？」

「也許可以的。」

「唔……」

「妳的愛雖很忠心，但是，別人也要覺得是虛偽的。」

「你能明瞭就很好啦！」

我看看錶，已經是午夜一時許了，我對她一笑說：

「該盡妳最後的一點職務了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友尋

你到過歐洲的南部嗎？那裏，永遠屬於多日光的季節。天永遠那麼晴爽，清麗，有時會飄浮着幾塊白雲，然而，它們是那麼謙遜，從來不去遮住太陽；於是平原上，豁谷間，野草像火一樣蔓延了。綠色無邊際的擴展着，遙遠的，包圍着幾幢中古式的白色的古堡。

在綠色的波浪裏，牛羊像泡沫般的繁殖着，灰的，黃的，斑白的，在草原裏點綴着像叢叢的野花。黃昏時，夕陽給野草穿了紅色的袈裟，它們開始懶散的歸回了欄柵。像一些憤懣的孩子們，它們叫嚷着，追逐着，然而進村時，在牧兒的繃繃的鞭聲下，會立時有了整齊的規律。

草原該顯得寂靜了吧！不，在鳴禽像晚沙樣地淹沒了它！

十五歲時，我第一次踐入了這一個有趣味的境界。

那時，父母遷正住在法國中部某一個城市，我卻因為有了一點輕微的肺病，被強迫的和他们分離了，寄居在一個這樣適宜療養我病症的地方，w夫人的家裏。

真沒有怕生，兩日後，我認識了那位小司令官。見面禮很簡單：他向我扮一下鬼臉，我回敬的伸了伸舌頭，於是交換了言語。

於是當牛群分散開尋覓牠們的早餐時，我們並坐在一株大菩提樹下作第一次友誼的談話。

南國底玫瑰

玫瑰放出芳香了，當你要採地時，會觸到刺；羅撒便是玫瑰樣調皮的，一個姑娘！

傅泰。



整日裏，我寂寞的坐在草坡上，看着白雲的變化，聽着牛羊的嗚叫，有時，我望到那幾座中古世紀的古堡，於是心中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幼稚的幻想。當獸群回來了，排着隊走過我面前時，我出神的瞧着那督着隊伍的小司令官，騎在最新的一隻牛背上，威武的搖着長鞭。於是我瞧着牠們的腳跡失意的走了回去。

在孩子們腦筋一下鬼臉，我回敬的伸了伸舌頭，於是交換了言語。

於是當牛群分散開尋覓牠們的早餐時，我們並坐在一株大菩提樹下作第一次友誼的談話。

由談話裏，我知道那孩子叫尤利，比我小一歲，眼睛很藍，也很大，栗子色的頭髮，我都很滿意，就是那隻鼻子，永遠像不屑於理人是的驕傲。

的翻翻着，嘴老咕咕着，我永遠疑心他在私自嚼一塊牛奶糖。他看我呢，他永遠叫我「中國的孩子！」

我們的友誼現在已經很好了，他拜訪過我一次，參觀了我從文市帶來的許多故事書籍，他約我次日到他那裏去看小「班博」——一隻剛生下四天的小花牛。

次日，我去了，特意換上了一件天藍色的法藍絨衫，回來的很晚，我覺得那天我實在很快樂，可是我並不是說我對那隻瘦瘦的小牛發生多大興趣，我發生興趣的是羅撒——尤利的姐姐。

我記得我怎樣被熱烈的請求講一些中國的事蹟，我怎樣驕傲的坐在一隻搖搖蕩蕩的木筏上；其實我那時知道的中國很少，因為我離開中國時才八歲，我記憶的大半模糊了，然而一半從那渺茫的記憶裏，一半加上我的胡謔，我滔滔的談論着，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說的都是些什麼，就這樣，我獲得她驚奇的注視。

那一雙閃爍着驚奇的光芒的大眼睛，蔚藍的，美麗的，那芝麻色的閃爍着光輝的頭髮，那和弟弟不同的垂直的鼻子，那染上了夕陽的色彩的嘴唇，當記憶像海潮是逐漸退去後，那面鏡會像燈塔般的仍然矗立在我面前，永不會忘記的，永不會遺忘的！

那夜，我被一些荒唐的滑稽的夢所侵襲着。

第二天，我又去找了他們。繼續着我荒謬的述說。後來，他們似乎感到有點厭煩了，我也再尋不出一些什麼新的資料，於是談話只好中斷。靜靜的我們坐在牀沿上，注視着晚霞的天空，遙遠的藍色山峯上，磷磷的閃着積雪。被夕輝照耀着，如披了一件斑斕的外套。我注意到羅撒一對蔚藍的大眼睛同樣的注視着彩色迷蒙着的雪。她是在思索什麼呢？我想，是那遙遠的古堡嗎？

慢慢的，我們所熟了。我知道羅撒實在是一個野性的姑娘。他愛笑，愛鬧，雖然也有時陷於沈思。永遠穿一件紅色的短褂，腰部就那樣露在外面，光滑的，像磨礪的大理石，她比尤利大兩歲，知道的東西都比我多。

有時我們談故事，我只會像話匣子是，將看過的故事重述一遍，而且是一只壞的，因為還參加着無數遺忘與錯誤，羅撒却將幻想織在一篇開過的故事裏，而成爲一篇精美的傳奇。正如她不停活躍着的肢體，她的腦筋沒有一刻停止了構思，因為這種，愚笨的尤利和我常常會成爲她戲謔的目標。

晚上，當尤利的日課完結了，我們常會展開種種遊戲，在無際的草原上，我們三人恣意的追逐着，暢快的呼吸着田野的空氣；充斥着野草的芳香，我陡然意識到「返回自然」之真諦。

羅撒我們三人中要算最活潑的了，當那件紅色的短褂因快速的奔跑而

飄起時，我感到我看到的是低翔於碧色的波濤上的一隻紅鶴。我因為那點輕微的病症，有時不敢激烈的跳動，然而在這麼一個自由的平野上，我能禁止住自己不盡情的歡愉嗎？

跑吧，看，那紅色的妖女在前面引逗着哪！於是我努力的追逐她，雖撒也盡力的奔逃，終於，在兩人的呼吸都幾乎快窒息的時候，我抱住了她，緊緊地，我撫到胸前那激烈的跳動，我的胸部更感到一陣激烈的跳動，她忽然把含有怒意的眼光斜脫過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鬆開她，然而，羅撒却狡猾的笑了。

當輪到羅撒捉時，她也拚命的追逐着我，同樣的，在捉住以後，也用大力的量推住我。可憐那位感寒的尤利，莫名其妙地注視着我和羅撒的遊戲，也許在想着：「他們為什麼撒開我呢？」

每晚，我們不停的奔跑着，然而，日子却永遠奔馳在我們前面，悄悄的，我沒有感到我住在那裏會有兩個月了。這個期間，我和羅撒是怎樣一種關係啊！

她不停的引逗我，當我費了莫大的心力捕獲着她時，她却又輕輕的溜走了，我感不出我究竟是苦悶，還是愉快，我只知道我每天在一種迷惘的狀態裏，癡醉着，昏狂着。

有時我看到她遠遠的來了，於是我去去迎她，但她却偷偷的從另一條路上繞過去，當我失意的走回時，她站在門檻上嘲弄的笑了。

一次，我和她站在一個湖邊上，原野的風無忌憚地吹拂着我們，我或許是被她的髮香所陶醉了，因為我倆靠得那麼近，她的髮絲不停的撫摩着我的面頰，於是，凝望着遠處的青山，我對她吐露了第一次愛的誓語，我不知道她是否被感動了，最初，她緊攬着我的手，默默的。忽然，她撒開了我，說：「你真是愛我嗎？那麼，跳下水去！」

我不遲疑的跳到湖裏，水連驚悸的顫抖着。然而，那狡猾的羅撒，大聲的笑着，幾乎直不起腰來。我惱怒的對我這第一次愛的輕狂，喘着氣，我不想再踏上岸，我想：「死吧！就在這你不忠實的愛人指定的地方。」可是她竟毫不理會的走了，除了遺留下一些瘋狂的笑容。我終於還是上了岸，像一輛破舊的推水車，一路灑着水回了家。

我開始復健，努力找她可恨的地方，譬如說，今天的戲侮等等，然而那一對狡猾的眼睛呵！老那麼誘惑的睜着人，還有那纖長的紅色影子，老在面前逡巡着，最後，我發現我沒有那麼大勇氣復健她。可是第二天我畢竟復健她，當看見羅撒時，我轉身走去，但她在喚我，我不言語的站住了，她走了過來。

「你生氣了嗎？為昨天的事……」我不言語。

「我後來想是我錯了，我應該向你抱歉。」我依然不言語，低着頭。突然——我不知道我那時的情感究竟變成怎樣——我感到她柔潤的唇

壓在我的臉上；觸着我的唇；當我恢復了知覺時，我想抓住她，然而我只瞥見那繞過牆去的影子。

那天吃過晚飯，我去找他們，幫助尤利刻一隻帆船，又討好的給大家講笑話。我發覺只我的笑聲最高，整晚不停的發着瘋；我注意到羅撒，她在靜靜的低着頭聽一件襯衫，臉如同在霧中微笑着。

歸後，躺在牀上，我開始責備自己：「你這孩子，一句話能被支使的跳河，一個吻的抽了一夜的瘋，真是沒出息！」趕緊把腦袋藏到被下。

那是距我初次見羅撒三月以後的事了。

一個什麼節，羅撒，尤利和我到附近一個城鎮去買東西，回來的很晚，坐在馬車上，我想：多麼黑的夜啊！幾個小星星寂寞的打瞌睡，正如同尤利一樣，那可憐的孩子，剛一上車就認得糊裏糊塗了。

叢林有朦朧的輪廓，有更大的輪廓的是那些積雪的遠山，這一切，都被吞噬在黑暗裏，突然，我看見發亮的東西，那是羅撒的眼，閃着那樣柔和和晶亮的光輝我不由己的靠緊她，我觸着她的髮端，我感到她唇間的熱氣息，我看到她微露的牙齒的皓潔，這一切，在這芳馥的黑暗中，都足以引起我如燃的熱情，於是我抱緊她，我不能不緊，因為我手在顫悸，於是，我接觸了她的唇。我想我是飄浮在雲裏呢？若不是那車輪不停的呻吟。

那夜，我是在怎樣一個騷擾的狀態裏呵！我感到滿意，歡愉，希望；同時又有極度的反感，那是思慮，胡疑，苦痛；總之，這是一個思想渾濁的大暴風，我像一隻斷線的風箏是在裏面打旋子，翻滾頭，左右搖動，我怎會能描寫出我那時確切的心情呵。

次日，她到城裏一個姑母家去拜訪住在哪裏，兩天沒有回來，於是，我永遠失去再見到她的機會，因為第三日，父母便找我來一同回了祖國，那時，歐洲大戰爆發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美麗的南國；清爽的天空；泡沫似的牛羊；無邊的野草；積雪的遠山；和給予這一些更加了色彩的，永存在我記憶裏的「南國的玫瑰！」

友誼



二 桃色的債 (二)

真實偵探故事

作·非·譯

「我敢說他——瑪琪的未婚夫——是一個小眼，連像燈般的勇氣都沒有。」陶尼開玩笑的說，吹向低空裏一縷白煙來。「無論如何他是很難抓住我的！」

「別說那些誇口的話，」福立曼反駁他說。「我關於你的嘲笑，我曾經得到過報告，我聽說他常常圍繞着木廠，不使瑪琪知道，他觀察她，打探許多問題都是關於她男朋友的，當她不在他的身邊的時候。」

「哈！他是要想法處置我嗎？」陶尼聳了聳肩，微笑着。

當看見身似一個潛伏的，隱匿的黑影，敏捷的穿過一座樹林，在日暮黃昏的時候，他不敢再誇張了。

「我告訴你，」福立曼不快的繼續說：「你留心你的行為吧，否則你是在女人群裏去自尋煩惱，你要是不被一雙皮鞋踢出老遠的，你還算幸運呢！」

他們沉靜的走着路，這個隱匿的黑影暗暗的行近他們，他沉靜的行動，像是猛虎預備要噬人的樣子，他從樹林繞到毫不猜疑的行人人的前面數碼的地方。他們第一個危險的警告來了，當那個黑影突然從樹林裏跳出來，發出尖銳的喊聲。

兩個人停止了他們的步子，驚疑，恐懼嚇呆了他們。他們發現這——可怕的陌生人手裏拿着一支手鎗，他的手指還在按着扳機，在他的臉上尋不出一點慈愛的痕跡來，他的眼裏充滿了賊光。

他的臉上套着的是一個報復的假面具。

「舉起手來！」他咆哮着說：「舉起來，快點！」這兩個驚懼的人的腳在空中舉起來。

「什麼意思呀？」福立曼仗着胆子的說：「你是誰？你要幹什麼呀？」

「注意你的工作，乖乖的舉着手！」這個強盜走進了他們。「把你們的錢拿出來！」

「拿出錢來！」陶尼解釋的說：「你是遇見了窮的買賣，我們只帶着一點的先令啊！」

歐黑遜和福立曼失魂似的注視着這個藍色的鎗口，當他們的敵人走近前來搜他們的口袋的時候！

「共總才三十五個先令。」他輕蔑的說：「打開你們的褲海套！」

他們服從在永使人懼怕的鎗口之下，在福立曼的褲海套裏掏着剃髮刀，磨刀布和一塊胰子。這個強盜便把這些東西扔到一堆去。

「把你們的褲海套捲起來，到那個高大的木料那裏去，他命令着：『舉着你們的手，我不能為你們費太多的時間，只要一舉步，就一直走上去！』他叫喊着，恫嚇着，左手指着前面一座陰深的樹林，右手舞弄着一隻鎗。

運木的人就順着強盜所指的方向走去，可是福立曼訴說向這個方向走去，那裏是沒有地方的，只是一條溝。這個持鎗的人緊隨着他們的腳後跟，忽然大喊：

「走上這塊大木頭！」

驚恐壓迫着他們的心，兩眼注視着鎗，這兩

個人爬上大木頭，它是正好放在他們所走的路上，他們的內心在祈禱着；他們可能的在走到另一邊時，得到了保障，那麼他們便可以從這個瘋狂般的人的手裏，逃出活命，現在他們只能看到一個堅守着他們的人。

這些人模糊的立在這個黑暗天空下，持鎗的人眼準陶尼的方向放了一鎗。

陶尼緊握着自己的心扉，像一個木偶似的，被一個線拉倒，他沒喊出一點聲音便向後倒下，只是喉中發出一種壓制的聲音。

福立曼為突然的驚懼而嚇倒在木下，持鎗的人衝着倒下人的頭，又放了一鎗，福立曼只是一部分受了傷，但是他一直蹲着，他希望能夠去愚過強盜，以為他是死了。一會兒工夫，這兒有一個很大的爆裂聲，絕望的福立曼覺得有兩個炮彈，在他的腦海中爆炸了，但他仍安靜的躺着。

雨落下來了，有一會子的工夫福立曼是一直躺在那裏不動，雨點落在他的臉上，漸漸的他恢復了知覺，他移動雙手時，感覺肘間很痛，他很奇怪他曾經遭遇過什麼！他更覺得臉部不舒服，是有些個東西在黏着，他覺察出這是血跡。

他試着要坐起來，他聽見一個突然的活動，緊閉起眼睛來，避開這個惡意的逼視。只聽見強盜喊着：

「你還沒死呢？你真是個難殺死的怪物！我只好再費一個子彈了！」

又是一聲鎗響，福立曼約翰便又昏暈過去。雨漸漸下得大了，這個神秘的陌生人，向着兩具屍體踢了兩腳作了最後別禮，他走上自己的路，像個叢林中的野貓——他在大道上拾起了他的破鞋子，消滅在黑暗裏。

在運死木槽之旁，在這個時候，沒有聲音，也沒有動靜，只是點點滴滴的雨珠，落在橫樹上的聲音。

(未完)

「我相信無論那個青年都有
着將來的夢，爲了實現這夢
，他要衝破一切阻擋它實現
的障礙。」

罪人 (六)

威·孚



「怎麼？該當對你怎樣說話？」
「另一個學生在旁邊插嘴說：『剛
當上先生就學臭架子！哼！哪個先
生不仗着學生大爺們養活着他能活
？你竟覺得你有多大尊嚴似的！告
訴你吧，教務處是我們的家！』」
「當時我的怒氣被他們勾起很
高。但是我竭力壓抑住，我慢慢的
對他們說：

「你們有甚麼不滿意我的地方
請慢慢說，我能改善的地方當然盡
力改善，可是別的話用不着！」
「我們前兩個月祇有三個人及
格！」下面異口同聲。
「那是你們不好好念。祇有三
個人真正用功，那我有甚麼法子？」
「考前你爲甚麼不告訴我們題
？」

「你們說甚麼？」我不相信我
的耳朵聽得是這句話。

「考，前，你，爲，甚，麼，
不，告，訴，我，們，考，題？」
「我的天！我的耳朵並未聽
錯。這是我做夢也夢不到的那麼一
樁事情！你想一想：考試先要題。
你細想！想這是甚麼樣的事！」
「我一句話也沒說，舉起書來
出去，一直去到教務處。」

「趙主任正坐在沙發上吸煙。
瘦得皮包骨頭，兩隻小眼，一張大
嘴。
「趙先生！我向您辭職。這個
書我教不了！」
「唔，黃先生！他一面笑着，一
面由沙發上立起來：

「學生不滿意我。原來是因爲
考前沒有預先給他們考試題！」
「唔，祇是這個？」趙主任把
煙蒂穩穩的扔到痰盂裏，很有些大
學教員的風采慢慢的說：

「那好辦！」
「我聽到那好辦三個字，想到
趙主任一定是有的應付辦法，無
疑了。我往下靜聽着。

「無妨就給他們！」
「甚麼？趙先生！我又像以
前似的不相信我的耳朵了。
「無妨就給他們。」趙先生慢吞
吞的說：「或者第三月考不給他們
，大考最好還是給他們。他們已養成
了這種毛病！」
「我的怒氣又上來了。想不到
學校的教務主任竟說出這話！
「還虧你是教務主任！趙先生
。環話也說得出來！你完全不想一

想你是正在苦悶的青年，是到這裏
來化過苦，求眞實的學問，不想
却被你們弄了！成了毛病，甚麼毛
病？完全是你們不盡責任價出來的
！祇知道收學生，收學費，而不去
盡責任教導，你們是誤人子弟！你
們是在欺騙誰？你們在欺騙學生嗎？
你們是在欺騙自己，欺騙國家！」
「哦！黃先生不要怒。我還是
爲你好啊！這樣你教書的時候便省
力多了。如果不願這樣辦，也沒甚
麼不可啊！」

「好！你還能說出這話來！社
會上那是因爲爲了私人的利益而毀
壞了多數人！好！這月的薪水我不
要了，我立刻就走！」
「說完，我拿起皮包，走了出
來。

「對於這件事，鄙舉我的那位
舊同學，還很不滿意我。因爲與他
頭面上不太好看。但是，這種學校我
實在看下去，不得不離開。我家願
沒事做，我不能去辦那誤人的事。
「失業了。在丙城找不到合適
的事情做。我離開丙城。丁埠的事
情一點也不知道，幸明如何了也
無從知道。

「飄泊到了一個鄉間。
「那時正是初春，細弱的麥苗
剛由嚴寒的冬天掙扎出來。柳樹的
嫩芽也探出了頭，在春的氣氛裏搖
擺着。溪水淙淙的流着，小兒在莊
前莊後唱歌，雀躍。一切一切都帶
着蓬勃的生氣。我雖然帶着一顆有
生氣的心，但是因爲在風雷露雨中
終日飄蕩的緣故，面容已顯得憔悴
了，精神也不像以前了。」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九月十七日出版

第二卷 第七十八號
總號 第一八九號

吾友 (三) 刊

每逢一四七日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兼 編譯者 顧 湛

發行所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三(南)局四二八〇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零售：每 期二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和平之鳥 飛向人間



有效力的藥品，多半猛烈，和平的藥品，多半沒有效力，所以求有效而和平的藥品實不多見，現在最有力而最和平的藥品，只有若素，因為若素是蛋白質，脂肪，炭水化物，維他命羣，荷爾蒙等五大營養素，及活性酵素製劑，故治療胃腸病，虛弱病，肺結核，精力缺乏，未老先衰，妊婦嘔吐，產後血虧，婦女歇斯的里症，小兒便秘便稀，服用都有神效，且可好後永不再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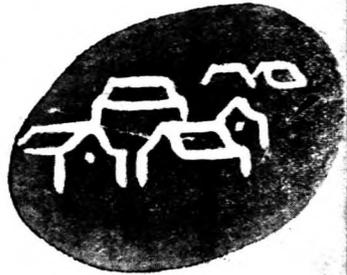
價目
小瓶：五角五分
中瓶：一元七角五分
大瓶：五元五角

各大藥房均售

總批發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緯三路
天津營業所：特別三區西錦路
蒙藏營業所：張家口至善街一號



胃腸 營養 若素

財政部立案登記證 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 郵局登記類

吾友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七角（郵費在內，外埠用郵，郵費不敷）
九元七角